

誠齋先生集卷六十七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書

與任希純運使寶文書

某惶恐伏以季春之月恭惟都運寶文六卿  
水曹整暇使筆輝光相繼自天台侯

福合門闡玉之春中表韻古亦廬陵書生也  
所學者既非時之所可施而所任者又非才

之所能為今以虛抱之學無通用之材驟而  
語作邑其不敗績也幾希所幸天假之福得  
寶文以為之依意者其或免乎屬者某雙絨  
以修下吏之敬者禮也寶文報之以翰墨之  
榮而運部其世俗之禮者道也蓋嘗以謂自  
渡江以來禮流而道隱禮流則偽勝道隱則  
情亡夫以天下之相攀不以情而一出於偽  
則是引天下之人而盡納之于向詐背汗之  
地也孰謂此者士類寶汗深之耳以酒而醒  
者必以酒而解以士類而汗深者必以士類  
而洗濯今日之事化偽而歸之情復禮而近  
於道不在寶文乎不在寶文乎欣賀欣賀雖  
然寶文之名滿天地而位未充其名使之治  
天下則其澤不啻於一路前之說不宜然而  
然後之說宜然而反不然我知之矣正與邪  
不同門直與枉不合轍如是而已耳不然自

卿士之列膺受書質秉執事樞亦已久矣中之不居而外之不去緩於相業而亟於使事不樂於廟堂之顯嚴而樂於東湖西山之寔寔此豈人之情也此其中必有不以拘遺世不以利苟羨者矣而世俗何足以知之某也不敏固不足以語於斯當竊有意於斯雖然今則大惑矣蓋今日之為邑者非古之所謂為邑者也今之使為邑者又非古人之所以使為邑者也瘠上肥下古之為邑也今則反是使之以士大夫古之所以為邑者也使之以盜賊今之所以使為邑者也夫固有為邑而盜賊自為者矣天下之大士類之衆而使為邑者舉焉可乎不可也利孔盡歸於上而月獻不減於邑夫為邑者豈家有銅山哉則於是不詢取之法而詢取之心朝行而訟夕起上之人則曰此盜也大抵縣令一

縣令耳而又有百縣令爲豪民則縣令也游  
士則縣令也居里之士大夫則又縣令也有  
請謁者爲有強禦者爲有不輸租者爲徇之  
則無縣不徇則無令不一徇爲則誹一徇而  
一違爲則誹之不已則怒之不已則訟未必  
其身訟令也或飛語爲或謗書爲或貨不逞  
之民使爲之爲上之人則又曰盜也夫以一  
縣令敵百縣之官民之以爲孰勝哉奉新之令  
接耳目者有五人焉不以罪去者無一人焉  
夫豈無盜乎哉夫豈盡盜乎哉是可知也某  
也繼此五人者之後其爲危栗之易而安全  
之難也始之矣雖然有贊文與諸君子以爲  
之天清水明鏡其必有別也有危栗而無安  
全非某也所當憂也某廉於其躬無仁於其  
民此某之所當憂也苟庶矣苟仁矣贊文且  
將爲知己矣又何憂之有短啟一通不敢廢



禮故也。師惟道。覽擇。遠小。遠所。禮。師。養氣。用。新。文。二。法。一。步。集。伏。紙。不。勝。震。懼。之。甚。

趙襄子之選後正言書

其聞之賤。生於有餘。貴生於不足。無急其所不足而緩其所有。餘者可與。經天下矣。急其所不足。君子知其無蓄。不緩其所有。餘。君子知其有。然而急之。而後急。則亦無及矣。

昔者趙襄子有智伯之難。入於晉陽。頌謂張孟談曰。吾有財矣。而無罰。柰何。張孟談曰。吾聞董安子之治晉陽也。以荻蒿為宮之垣。襄子發之。皆前材也。又謂張孟談。無兵。柰何。張孟談曰。吾聞董安子之治晉陽也。以銅為宮之柱。襄子取之。皆兵器也。且夫董安子之時。晉未有患也。而荻蒿有餘也。銅有餘也。至於襄子之時。箭不足矣。兵不足矣。不有董安子

之儲何以有襄子之蓄哉今天下之士當其  
未用則緩其所有餘及其既用則急其所不  
足無乃非董安子之意乎文如正言德如正  
言慷慨敢言如正言抵排嬖近不遺餘力如  
正言而猶淹恤其外庸人必曰此正言之所  
戚而不怡也是烏足以知正言哉不惟不知  
正言也是亦未知天之意也且天之意安知  
將欲置正言於甚急之地不得不置於甚緩  
之地蓋使其緩而有儲不至於急而無蓄也  
正言儻又曰今有餘之時也吾不必儲烏可  
也萬一有不足之時正言其獨能無急歟某  
也不肖亦不足與於此然得事正言不敢不  
忠於正言夙而為正言思之夜而為正言思  
之安子之於菽藿正言有之乎未也安子之  
于銅柱正言有之乎未也有之矣天下幸甚  
縱不然吾君一旦舉正言而相為正言獨能

無意取正言之所當意之正言之所不當意言之日之也言誠意之不實

與胡淡庵書

系懷息再拜屬香客裡落實得見望玉立  
之容於東湖之西西山之東一輕問談之琮  
璋便覺滿面原微之快掃之吹去矣君子不  
可得而待也吾家子云此語直可誅其不解  
事也哉登仙之不可得與道送之列折腰  
之投實使之然涉世之澁事賢之故久矣二  
者之不相為用也而况世涉世者而事其師  
乎雖然語離之際遠送之情此古人所以登  
山臨水黯然銷魂者也某獨魚情哉情生於  
中而不可制勢禁於外而不得送所謂一行  
作吏此事便廢言之太息即辰夏氣歸竒恭  
惟適歸隋門得覲帝所思勤天助台侯動止  
萬福師門玉眷均祉某以四月二十六日受

取今日且踰月矣上官先容吏民見信者不曰  
自滯庵門下來乎始主之曰誤念為邑者平  
生之所病欲欲行其所學而有所未敢信欲  
刻世之健更而又有所必不能二者交於心  
而莫知所定乎置其所必不能者而行其所  
未可信者於是治民以不治理財以不理非  
不治民也以治民者治其身也非不理財也  
以理財者理其身也至身正者其民逆其改  
理者其財給其雖不佞行之歲月亦庶幾焉  
用此知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也夫大夫見一  
邑而畏則大於一邑者何如也畏事生於不  
更事更事則不畏事矣然作邑有可畏者重  
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詠不至其可畏也  
以作邑者之心而作州者之心則何畏之有  
而今則不然也敢私布之先生或造膝所陳  
倘可及此乎先行是行必居中必得政必盡

言必伸道必尊王而正民必強中國而弱夷  
狄天下所以望先生先生所以語天下者於此  
下更臻矣多賀多賀麻陽外父有書於先生  
欲求一字之復於劉師春文先生豈留此於  
所予者蒙揮毫斜行使僕人領之以歸某當  
即送似於麻陽也欽夫於外補先生獨無意  
乎匹夫之侍眇在天半維先生以身為社稷  
之休戚不歸於

典張嚴州欽夫書

某頓首再拜欽夫嚴史君直閣友兄屬者曾  
迫功蕭監廟江奉親遇桐廬因之致書計無  
不達之理孤宦飄零一別如面欲登春風之  
樓窺觀三相之要領此約竟復墮渺茫中不  
但容子念之作惡而已春風主人不為造物  
之所舍人事好華前輩此語暗與今合言之  
三嘆也即辰小風清暑恭惟坐嘯劍臺人地

相高佳政萬如頌終於履戶之間而民氣和  
耕桑於隴畝之上天縱相之台侯動止萬福  
相所玉姤均慶其將毋彗孛已至奉新於四  
月二十六日交職矣半生惟愁作邑自今觀  
之亦大可咲蓋其初不慮民事而慮財賦因  
燕居深念若息信不可行必待健法而後可  
以集事可以行令則六經可廢矣然世皆舍  
而已獨用其未敢自信又念書生之政舍此  
則又茫無所據依因試行之其效如響若異  
時為邑者寬已而嚴物親吏而疎民任威而  
廢德及其政之不行則又加之以益深益熱  
之術不尤其術之不善而尤其術之未精前  
事大抵然也某初至見岸獄充盈而府庫虛  
耗自若也於是繼出囚罷逮捕息鞭笞去繫  
繫出片紙書其人逋租若干寬為之期而薄  
為之取蓋有兩旬為約而輸不滿千百者詎

者初以為必不來而其來不可止初以為必  
不輸而其輸不可却蓋所謂片紙者若今之  
所謂公檄為得里詣而家給之使之自將以  
來復自持以往不以意欠視官府而以家庭  
視官府矣大抵民鮮有此要不使之歸於  
下而已所謂下者非里胥非邑吏非嶽吏乎  
一鷄未肥里胥殺而食之矣持百錢而至邑  
辭之奪而取之矣而大夫方據其而怒曰  
此頑民也此不輸租者也故死於縲紲死於  
饑寒死於病疫之染汗豈不痛哉某至此期  
月財錢租給於今方行日無積事岸嶽當空  
若上官儻見容則平生所聞於師友者亦可  
以畧施行之前輩云孔子牛羊之不肥會計  
之不當財為有責牛羊肥而已矣會計當而  
已矣則亦不足道也某之所以區々學為邑  
者言之於眼高四海者之前真足以發一莞

也方以賢杯髮公朝而在闕猶在輔弼何也  
其無似之迹直屬推托不少矣其如何三  
遜禮真在當煇無所為生好為文而尤喜四  
六近世是作直屬獨四海施少才張安國次  
之其謂之辭裁或者謂其似吾南軒自知其  
似猶未也與虞相牋一通今往一本能商畧  
細論以教為至尊至尊今何曹定叟安誠不  
與言不贊之身願為軍民愛之重之不宣

代蕭岳英上宰相書

某聞之私者君子之甚惡也利於私必不利  
於公；與私不兩勝利與害不兩得故夫私  
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然私足以害公矣亦  
有不利於私而利於公者昔者楚有直躬其  
父竊羊而告之矣令尹曰殺之謂其直於君  
而曲於父也魯人逆軍戰三戰三北問其故  
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而以為孝



而舉之由楚人而觀之其甚焉由魯人而  
觀之私莫大焉然而公者是殺而私者見舉  
何也孟子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人能  
賣其父則君何有而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  
而害公者也是以君子之也人能不棄其  
父則豈惡棄其君魯人之私非私也以私而  
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也嗟乎天下之難  
則天下不難治矣古今之法至於吾宋獨備  
矣吾宋之法至於吾君吾相密矣雖然亦犹  
有備中之缺密中之踈者乎其請得而言之  
吏部之法曰為選政郎有六考而願致任者  
與直郎遇郊祀則有封贈之典此聖人之法  
之意所以厚人子之私者也而近歲之言者  
曰選人有以歲祠補考而闕陞改秩者亦有  
全有兩任歲祠而改秩者傳之啟莫此為甚

於是乎選八歲之童不從考矣朝廷至法之  
意所以破群議之私者豈非塞其濫而貴其  
實乎法之備且密豈有如此者也而其猶  
曰備中有缺密中有疏豈何也前此之法教  
之以考此之法濫矣然以奉祠理考而改秩  
者法之所不及也故曰備中有缺也後之  
法塞其濫進此法密矣然章其以奉祠理考  
者故曰密中有疎也且夫以祠考而闕陞是  
誠濫也以祠考而改秩是誠濫也謂其利於  
私不害於公不可也若夫以祠考而致仕者  
是固利於私矣亦豈有不利於公者乎告老  
者多則廩給者寡矣其利一也因告老之身  
以及其親忠孝之教於是乎在其利二也封  
贈之典有榮名而無實貴然上有不賞之恩  
而下有不賞之榮其利三也一舉而三利從

之亦何憚而不聽而請之者不聽其以  
祠為致仁乎以兵之官是謂置為之法因以  
祠理考而闕阻以執禮如能以祠理考致仕  
而還官封贈者聽如是則彼群臣之私且濫  
厚人子之私以教之中可以並行而兩利矣  
其所謂利乎私亦有以利乎公不在私耶不  
在私耶雖然其也年六十有餘矣改秩榮遷  
非其自笑也愈大毋固極之大恩三釜之養  
則不及矣所以為之報者惟贈典而已笑今  
又絕望焉豈非痛之極乎仰惟相公以孔子  
孟子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以孔子孟子之所  
以澤民者澤民朝廷深仁厚澤如天斯寬如  
地斯大無一物之不得其所者而某也有榮  
親之階又有絕望之痛豈非所謂一夫不獲  
而吾相之所深恥者耶滌其耻廢其痛造化  
之力直餘事尔者昔孟嘗君至楚一獻象床

使登後氏送之登徒氏不欲行孟嘗君之門  
人齊公孫忒者受其寶劍入諫曰君奚受象  
床哉孟嘗君辭焉公孫忒出孟嘗君送之曰  
子教我甚善子何忘之喜也公孫忒曰君得  
廉名臣得寶劍也孟嘗君羞之夫公孫忒之  
得寶劍者私也然能成孟嘗君之廉名者公  
也不以私廢公不以公咎私孟嘗君之所為  
豈欲其安議朝廷之法而出於自榮其親之  
私豈不有公孫忒之嫌哉然因家以及國因  
親以及君是以私利公之義也以私廢公以  
公咎私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進越而言震懼  
無所不宣

答劉興祖教授書

某奉別云久未得上狀自到中郎兩家翰墨  
足見不亡但稟因之禮此胥吏施之於長官  
驚夫施之於元戎非章甫輩所宜教也古人

云尺書十里而自吾友不師山谷志人簡牘  
而願作此借禮何也知故人必不怪輒借及  
之承問進學之說古吳之聖賢金吳在方策今之  
風烈有前輩心出則行前之矣而况放文辭  
乎

乎仕之通塞命也身之洪厯非命也敬修其  
非命者以聽其命者此吾所聞於古人也不  
泚諸身以求不塞夫命豈吾所聞於古人也  
所聞止於此所以聞者不止於此吾友自求  
之則自知之矣伏惟珍重

荅曾主簿書

某再拜主簿學士久無闕中端便於上狀辱  
翰墨之賜感刻則多矣愧又倍之即辰冬溫

恭惟台侯萬福名成潘庵先生之說敢不服  
於箴言但潘菴之彈文言者憾之假薦士不  
實以擊之潘菴初薦李季實蓋庭詔書求財  
賦訟獄之才淡菴以季實充薦未為失也特  
當時薦章不曾說破季實雖有隱年之謫而  
其才不可廢以此遂為言者所排爾若夫淡  
庵贊日月之忠塞天地之明言者可得而掩  
一之也每曰八之慶生喜壽前肇此近世  
尤甚之也病淡庵紛紛之論無乃出於孔地  
海所云者耶願吾友勿輕信之生則為

東家萬世以多仁為仁家禮樂之主此吾夫子所以不免乎濬庵獨得免乎可付一笑也所冀保重立俟薦用

荅惠陳州參侍羽秀才書

某初未識風裁之時得名實於林司成謂仲羽江南之秀也多讀古書能文辭也喜我詩句超然不凡及蒙一再惠頷袖出長牋大抵其文銘百氏而錡已者也雅不陳蹈奇不怪

險林先生之學全付之子笑以極暑且不心  
快欲奉款未能也辱富書使如對面縱談何  
時真得對面縱談耶以出山來見臨甚佳耳  
汗如漿筆外之意雖欲盡吐烏能盡吐強假  
於豐以蕨大業實於一世至望

荅劉子和書

某僞嘗上狀修慰審問聽問茲承遣騎下教  
感悚萬斯恭承通聽乃以母夫人銘諸下諉  
茲事重大當令鄉曲宜為者淡庵先生省齋  
辱事兩公而已不之彼而之此豈戮我哉伯  
仲間深於伊洛明誠之妙學者必非戲言也  
過也抑區區文辭固學者之所羞薄故不以所  
賤者諉兩公亦不必擇其人而後為歟而某  
少也賤粗知學作業子之業以干升斗為治  
爾烏識夫古文樓輟哉又於道未為尊固也  
然譬之瓌璞為苦瓌固璞之毀也若器成而



不中度琢就而不成章則又毀之毀也君子  
不近庶人不服亦奚取於斯某承命之次懷  
然汗出辭焉則於年兄若已踈不辭而受簡  
焉則於自託為已重志亦當因下張二子之  
所書而某始擬作數語為銘以致年家子姪  
之悼於年母庶乎其塞命也亦不敢自必為  
可用也取之懼之惟裁擇焉乞少寬數日之  
期當走以禮送以子登聞鼓師已於前書附  
慰茲不重出

答周子充內翰書

某再拜某拜辱四月二十日手筆至感至榮  
竊知考文殿廬土苴之餘陶鑄鼎董甚盛甚  
賀即辰夏氣已熱恭惟台侯動止萬福欽夫  
書信仰荷博致徵山谷祠堂記今准一本所  
望斷其要也紙尾有施南局得某近詩而獨  
鄙弃門下之語極知戲言然讀之面熱汗下

不勝大懼某少也賤且貧亦頗剽聞文墨足以  
以談身不辭事便欲以身徇文不遺餘力以  
學之竟何所成雖成竟何所用自吾家子雲  
苦一生之心於太玄法言之二物以待後世  
之子雲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子雲此韓子  
所嘆也某以為不然韓子之歎過也子雲之  
慮亦過也且何必待後世之子雲也同時亦  
自有子雲矣所謂醬醜者非同時之子雲乎  
不人之逢而醬醜之盡未為無逢也古今文  
士每以子雲為嘲不知嘲子雲之未既而其  
家醬醜復嘲之在旁矣文之成者止如此而  
况如某之學焉而不成者耶是故昔也自喜  
既而自咲今則不然不惟不自咲也亦復無  
可咲者矣恐性於飢凍之場背馳於權利之  
轍而頽斲心於破視凋髮於敗素是其初豈  
不若是意哉其良可笑也雖然是猶可咲者

也今則朱墨之曲曹錢穀之與諏日胥吏事  
席頭昂首睥目與高人勝流競上駟於文園  
雖求所謂可咲者赤空矣投畀囂豈豈豈且  
不受也而况內翰高盤禹謨之手杜詩韓筆  
之妙此固小正之所以心驚揆庖之所以魄  
動者也而某也當空之無可咲之日乃取進  
某薄技或屬因施子寄近作之詩文一卷  
向責其恨某也與施子布衣交且均貧賤焉  
既不可無報且不容但已則已則亦抄三詩  
以塞焉而已矣蓋霜之與蛩相遭於草根後  
栖之禽脊合於風枝則唧之玄嘆啾之友訢其理  
然也而朝陽鳴鳳覽於千仞之表俯而視之  
曰之虫獨相語而鄙我也不亦在乎倘不以  
岐山之妙音而賤啾唧之寒聲而欲聽焉而  
或悅焉則亦將奏而聒焉政恐鳳聞之而愁  
思焉則二虫者未足以起鳳之悅而適足以

為鳳之悲爾鳳亦奚樂於此乎哉信筆從言  
一咲

答施少才書

某再拜少才尊兄足下某之於兄如兄於之  
某蓋身離而心合口異而嗜同也使得相逆  
而鳴焉不寧惟天地無春秋而已既相別十  
七年今又相去五百里藉第全數致書吾猶  
不快乎爾而况所謂不快者又不數耶賈子  
去以薄書不報期會為急某嘗讀書至此必  
掩鼻而過之今則不然豈惟不掩鼻又將褰  
裳而賤之焉然則某之於兄雖欲及事外之  
勝談而中書君已如由獨功輦不受光弼拘  
束矣以是自恨得兄書則如恨豈兄有可恨  
蓋曹太子之歎中山王之悲表乎觸裡乎感  
也兄云吾侪之自得於己者必有以行於今  
而傳於後如是而不行於今命也其不傳於

後亦命也。出哉子之言也。而某之見於兄似  
有小異者。蓋命職乎彼。道職乎已。職乎彼者  
其畀也。奚以禦其求禦也。奚以取。若是者不  
聽乎彼不可也。聽乎已亦不可也。至於不聽  
乎已者。已之不勗識之不明拱手而聽乎彼  
田命也。吾有目於此。閉之則不覩。泰山開之  
則察之。秋毫今也。自閉焉。自不睹焉。而曰吾  
自聽乎彼也。不可乎。孰使吾行於今日。非  
命也。與孰使吾不行於今日。非命也。與若夫  
傳於後與不傳於後。此誰之罪。功而又以尤  
乎彼哉。以不傳於后而尤乎彼。妄尤乎命以  
傳於後而不尤乎彼。則妄德乎命且命也者  
既能通塞吾於今亦足矣。又能通塞吾於後  
不已甚乎。使其果能若是。則孔孟顏魯久矣。  
其民也。楊雄韓愈能伸其生而不能不伸  
其死。二子之死。其言行之臣力猶足不以割

於命而况孔孟顏曾也哉某昔者竊聞之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犹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孟子曰嘗曰舜之傳者命也吾之未免鄉人者亦命也而不憂乎哉願與弟楸焉所謂命者論而勿議可也存而勿論亦可也計於今不行於古吾既知其彼之職以為近若某此乃欲楸其非彼之職者而不越夫彼之職者今之言曰越之斯通聽之斯窮不楸不塞愈楸愈塞而吾二人者又之豈得近而已哉夫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殆謂其輩乎雖然行於今傳於後匪舜匪堯未有兼焉者也不然苟職於己者盡矣果不行於今乎不行於今矣果不傳於後乎傳於後而不行於今吾奚病哉既傳於後又欲行於今不既傷廉乎以是而求於彼亦必告匱矣不然吾姑置其二求其一可也若曰不

弃其二併奪其一則吾不能知矣江之西湖  
之南山可鋤漢可漢吾與之真帝歸乎不宣  
某上

誠齋集卷六十七  
誠齋集卷六十八

廬陵楊萬里 廷秀

書

答徐宗臣監丞書

某伏以即辰週年逼春清霜佐雪恭惟都運  
監丞尊契丈里居清逸德望崇崛天棊忠賢  
台侯動止萬福某老病餘生棄官十年乞骸  
三請挂冠神武又三年矣閉門待盡人事盡



廢音書都絕不寧性執事而已遂蒙詔書訪  
問生死何喜如烏何喜如烏來帖告訴門生  
誹報嘗聞前輩謂受人之恩而不忘者為子  
必孝為臣必忠蓋惟是心而信其人也又聞  
惟以報德者為不可測蓋以有人形者必有  
人之情也故靈祀之于顏公敏中之于文饒  
之竒之于永淑邢恕之于君實孰測其報恩  
一至此極哉昔孟嘗君嘗有一客孟嘗君遇之  
甚厚而客每毀孟嘗君問其故曰人皆譽君而我獨毀  
人必以我為小人而以君為長者此吾之所以報君也  
前五子者其意將無出于此歟至如逢蒙殺羿之事孟  
子不責蒙而責羿也則先生之與門生其責果誰在哉  
久不縱談聊以發千里之一莞蒙餉小春碾春風落飛雪  
候蟹眼瀹兔褐風味勝絕媿無枯腸五千卷可搜攪耳  
未見君子顏言珍重青天白日諺波聿消即聆召音遂  
登郎徒偶江東耿曹送至宣筆分約二十輩匪報也



答張功父寺丞書

某伏以春寒即日恭惟功父寺丞約齋先生堅卧南湖彈  
琴賦詩咏歌先王之風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眷  
均慶某行年七十有六而未有聞焉宜捐而收且疏而  
休功父之于某何如也古人投分之義每有相思千里命駕  
而功父深居帝城非野人之跡所且至既不得相見而心  
欲相見者不以而則以書而野人之名又<sub>姓</sub>不宜入修門不  
知功父察否也敢謂不遠千里走一介行李移書寄詩后  
山清厲刻深之寶晉著痛快之字盪耳目而  
腥肝胆此惠已加不貲矣又如遺筆墨吳牋  
北東海錯辱為禮加渥意加勤野人何以侔  
此獨竊怪功父之趨舍而不可曉者功父近  
九重之居若此其甚也瞻光範之門若此其  
不遐也操數寸之韻奏三千之續頌聖明而  
陳治安朝儆節枚暮參變龍直易：耳頌乃  
作葦蒼之巢於霜松雪竹之內訪麋鹿之跡

於兔牛溲之外所嚮一何左也此其不可曉者一也問其奚事則講雲議月問其奚求則唱風和雪既徵子雲之牛眠又索子厚之士炭舍爐而冰之附吐飴而糜之茹所欲又何詭也此其不可曉者二也然尚有可諉者古之詩人文士所挾異於人則所趨固異於人也至於其所絕於某者則可大駭者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柳子荅人士書象之百十言其慮患微也昔之人固有毅然不顧而居然當仁者矣然的之立吳之集吳之集的之笑今功父號我以師而自號小弟子詰其實則同朝也游同游也志同志也友云者實也師弟子云者浮也浮而非實魚乃欺乎無乃諛乎功父固非欺且諛者然而云々若爾者尚古人敬老之義而欲行之以厚倍也此在功父不失為盛重德在某則有所大不

安者敬我不若安我安我不若免我之為的  
庀日賜書惟無曰師弟子云者則老友之盛  
福也誣及陳詩有點勘而無去取此本今在南  
昌大而見許惟曾端伯百家詩選則嘗為見  
輦擇其梓者為一編凡四帙此非為作者之  
設也今附便呈似不能次公入京受署却望  
界之以歸要遮老眼也近睹邸報竊承功父  
已有佳懼之命即日遂為貴人所謂家貧願  
隣富也然從此蕭郎是路人也一咲南湖第  
三集詩老而夷而上亦磨丹以摘佳句以為  
盜竊裨貶之府三裨得榮觀尤幸未見惟愛  
重大業以世其官以宥其施建茶五十錢聊  
伴空函匪報也

再答陸務觀郎中書

某伏以即夏令有淋暑風清恭惟致政華文  
國史郎中契文招月西塞聽鐘東林天竺高

蹈台侯動止萬福其老病餘年今七十有六  
矣加我數年亦可齊執事矣耒教未得便以  
八十康寧之福媿我也耒教又謂陶朱倚頓  
之富汾陽西平之貴世俗羨媚者可笑是固  
然矣然則壽考富貴皆世偶然者然哉然哉  
謂壽考果出於偶然矣乎若耒若菜耒以其  
德者也顯乎淑齒乎祐也若啓耒以其窶者  
也彼乎靳此乎優也謂之偶然不可也至脰  
人肝而永德乎窶乎茹簞瓢而短非德乎非  
窶乎謂之偶然不可也謂富貴出於偶然矣  
乎若蠱若頓富以其力者也不賈不贏也若  
郭若李貴以勲者也不武不登也謂之偶然  
不可也至黃帽郎而贏也力乎車戲而登也  
勲乎若夫力足以裕天地而楞于在陳勲定  
以澤萬世而萎于泣麟又何歎謂之偶然不  
可也聞之曰事有粹乎不偶然者有駁乎偶

然不偶然之間者孔子曰如不可求逆吾所  
好孟子曰強為善而已矣此粹乎不偶然者  
也至於齡之永也短也質之贏也縮也位之  
常也暫也此駁乎偶然之間者也粹焉者尔  
力也吾後不可以不懋也斃而後已可也駁  
焉者非尔力也其如彼何哉前言戲之尔可  
也存而勿論亦可也置而勿存亦可也執事  
以為然乎哉不然乎哉未教誨及公惡詩當  
有萬 卷不聞 而市脯者乎族庖者日囂  
之然號于肆曰吾脯也哉也羨也皆旨且多  
也夫旨則不多之則不旨之而又多其皆熊  
蹯猩唇乎哉其皆鮑魚鼠朴乎哉采菊東籬  
下焉用百韻楓落吳江一句千載風人之勅  
者肯與僕較少量多於可吊之勝哉近常於  
益公許窺其新作一二朝夕不可見既見不  
自知其也独其間有使人快之無柰者如湖

山有一士無人知姓名又如寄湖中隱者是也斯人也何人也謂不可見則有欲拜其床下者謂不可聞則有聞其長嘯吹簫者斯人也何人也非所聞不夷不惠者耶非所謂出乎其類遊方之外者耶非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者耶公欲知其姓名乎請索瓊茅為公新之其繇曰鴻漸之筮室維我夫不知其字視元賓之名不知其名視言偃之字既得視是占頌欲自秘之又非聞善相告之義 公其毋謂龜策誠不能知事許教以令事 送行詩尚未寄似方且徵之公頃亦有 送三子之官者別紙呈似決曾掾將能 作史論者耶新守將至公當州府 州民之敬就何逆語也未見萬之珍重 日聽輪賜杖之命

答張子儀尚書書

某伏以即日韻氣已來風露高寒恭惟判府  
閣學尚書尊契文盛德繁推惠化滂被及京  
之潤天人是字台侯動止萬福某以病棄官  
以老得謝亦既十有一年矣今茲犬馬之齒  
七十有六年矣士者視之寒炉之灰墻角之檠  
也而執事之在姑蘇相去三千有餘里乃未  
及下車亟走一介汲々而詣之書拳々而到  
其意跡跡踈心弥親地弥遠情弥迓獨何歎  
不寧唯是蓋十年之間自春使而總饋餽登  
朝而踐台斗昨帥七閩今典三輔無歲而無  
書不惟無歲而無書無時而無書也不惟無  
時而無書又亟問而亟餽也又何歎夫合以  
勢者勢盡而交踈合以利者利盡而交踈此  
固世俗去道之交不足陳於君子長者之側  
也然交不如已者非經之箴乎貴有常尊賤  
有常威非傳之儆乎而執事經尊一代而不



遺賤陋之友位在六長而不忘貧賤之交又何歎聞之子張曰我之大賢歎於人何所不容易曰以貴下賤此古人盛德之事今人之所不能為者執事毅然獨為今人所不能為之事凜然追乎古人盛德之事者政在是耳而又何足以疑亦何必以致疑於其間哉而其一書之中致疑者蓋舜陽之門不足詘愧陰之車玉門之屋不足辱諫議之書以其不應有而有也惟其不應有而有是以不應疑而疑豈執事而奔之有可疑乃無似之人無以堪之故不能不自疑耳非敢有疑於青天白日之下也詩之小序不云乎言不之足故嗟歎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古風一篇別紙呈似此不許人言之不足歎嗟嘆之不足而作也一覽而抵語講幸矣未有見期萬之珍重若夫世毗陵之爵囊江曲之笏全嘉直



之甌此公家分內事矣頌之則謝

荅袁起岩樞密書

某伏以即辰歲事聿近天意欲雪恭惟樞密  
相公端明謨明廊廟柄批事書華戎聳瞻天  
人盡護鈞侯動止萬福公恭審臂受書啓登  
崇大廷正人其昌善類載穆恭惟歡慶公初  
今月十九日得女婿泰寧陳丞經送似樞密  
八月一日所賜報章再報披讀五色芒寒紙  
長連之筆飛翮之反復百折卷舒三過語如  
對面情如家書峻極之位弥高而勞謙之詞  
弥卑雲泥之勢愈踈而金石之誼愈親至于  
舍已之卑衣綉裳見其黃帽青鞋而益之舍  
已之繁網列鼎見其木茹雪齧而愛之舍已  
之緯乾坤扶日月見其耕莽蒼釣滄浪而慕  
之追記雪屋之說詩歷陳雲牕之聯句若欲  
往從之而不可得者而又寄以州西之雅歌

俾擊缶者得聞金鐘玉磬之聲蓋句之錦江  
之卷字之雪山之冰也贈以四端之縑素俾  
緼袍一議萬中千花之執恋之范叔之袍依  
依退之之衣也此古名相巨公所以為布衣  
之交存嚶鳴之音盛德事也千載絕响一往  
不返豈謂今日乃忽有之何其幸也今日有  
此事吾身見此事何其又幸也吾身見此事  
吾身蒙此會何其又幸也棄官十一年挂冠  
十三年偶未死耳一日而逢三幸焉且死不  
朽矣陳承竟蒙銓曹通理此恩不自樞密而  
奚自耶懷之感之有藝極哉病身柴立焚弃  
筆研不知年矣所謂四六漫漫不記矣且慶  
牋賀啓門下之至者當齊熊耳矣樞密少此  
哉敬哉五字詩三章之八句以代啓事之陳  
賀且謝寄詩贈衣之嘉亦子平僭致死獻之  
求焉蓋陳媾已得曹泉二使及太守三京削

笑尚缺其二樞密倘慨然與孺子入井之心  
賜以閩中憲倉之函求嘉泰二祀上半年之  
京削則合宰督之水枕選坑之火在樞密一  
染指之頃耳再三之瀆公則有罪抑啟寵納  
侮者誰乎想讀至此當大噉也未占待見不  
勝不顧息言金玉厥躬柱石吾道即正上能  
之曜民之所欲天必造之

卷末晦庵

某伏以即日初冬秋煖恭惟宮使侍講待制  
契文珍堂育德天棊忠嘉台侯動止萬福台  
眷均慶諸郎進學日新公伏自八月間于葉  
尉許得台翰即嘗寓書為報登山臨水公不  
如我之書是也揚子真出守鄉郡面話山間  
亦頗能談契文近况甚慰公昨日入城修州  
民之敬夜宿城外一茅店通宵展轉不寐五  
更忽夢至一巖石之下見二道士對奕意以

為仙也問山何自至此谷以某棄官遊山今  
四第矣獨來至此山欲來且談且奕二人皆  
敵手至末后有一着其一人疑而莫之下其  
一人便下一子疑者頗憤然自念仙家亦有  
爭頃者竟而笑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奕乎忽  
青童自外來曰有客二仙趨而去肅客而入  
二客蓋東坡山谷也既啜茶二仙謝二客曰  
局不可不竟請寓目焉復且奕且談二客待  
談寢遠若未思前事者似頗及元豐元祐間  
紛紛事且笑且泣二仙起曰何兩先生之悲  
也二仙吐實一仙笑頷東坡曰先生之詩不  
云乎唯有主人言不同天寒欲雪飲此觴又  
頷山谷曰南山朝來似有意今夜倘放新月  
明非先生詩乎客主俱大笑一一笑而寤追  
憶其事莫曉其故天已明矣入城郡官皆郊  
迎令親程糾袖出契文六月二十一日手書

讀之若督過其不力疾一出山者乃悟夢中  
筆程紆又出契丈與渠書有欲令老僧設講  
座普說使聽通身汗出快哉快哉之語偶記  
憶嘗見一史書似荀悅漢記之屬而非也載  
子房事至欲王諸呂之時子房犹及見之王  
陵平勃私於子房曰子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今為之柰何子房不荅退而渡招商山四人者  
史者往則皆勝矣某嘗笑子房動不動推與  
間人契丈嘗見此書否荷：契丈著占有知  
抑犹在倭句之後乎蓋著自告契丈以遜之初  
與而倭句告僕以上九也發畫若之云在外  
則已遠無應則無累曾謂晦庵之著不如某  
之倭句乎荷：見筆蒙下問極感先生長者  
幸教之意則拜起居未占參侍願言珍重以  
為吾道之鎮公子

上陳勉之丞相辭兄新除寶謨閣直

學士書

某惶恐再拜公蔚然區區之懇有未竟者嘗聞之曰天下之事有名是而實非者有跡同而情異者蓋古之舉逸民者天下而此歸心古之存老烏者君子所以篤舊二者五帝三王尊賢敬老之遺意也今也某無故而錫命進功而進律不識此何謂也意者聖主有五三尊賢之心如古之舉逸民有五三敬老之心如古之存老馬訪之大丞相而未有以塞明詔稱隆旨也姑以某而寘諸選中恭惟上丞相造化生成之恩良不細矣而某感激銜戢之心亦豈淺哉然某竊謂其名是矣其實非也其跡同矣其情異也蓋古之所舉逸民者謂山林長往之賢也非謂謝事之臣工也古之所存老馬者謂德力並稱之驥也非謂齒長之駕蹇也某則不然歲在壬子六十有

六以移病而去官歲在丙辰年至七十以引  
年而納祿夫去官納祿則謝事之臣工也非  
山林長往之賢也移病引年則齒長之驚  
蹇也非德力並稱之驥也以某而塞明詔不  
曰名是而實非跡同而情異乎竊恐聞素隱  
盛名之門長卿急欺世之風必自某始矣惟  
亟陳於上而近寢某之除命使某上不犯於  
議下不墮其脫節不勝悃誠迫切之懇

荅潯州廖子晦書

某伏以露滋月肅霜辰秋登恭惟子晦潯州  
史君十乘以先十騎居上天棊前茅台侯動  
止多福某自頃於雷倉許得所移書且寄書  
策后刻茅欲報而無驛使蹉跎至今此宜獲  
罪而又辱嗣音賢者唯量固若是哉某山林  
一稿人耳雉兔之與露魚蝦之與侶以貧而  
求抱關以僊而上印綬以疾而辞安以冠老



而袖手授此其異於桃林之歸牛柳營之汰  
萃者几席而來教有去就勇決之褒正如朝  
菌論羊夏虫語冰耳至假之范蜀公尤非其  
論是何子晦胃中擾之多蜀公也子晦業可  
大而卷之懷齒鼎盛而縮其袖亦自愛者當  
如是乎來教又有坦然忘世之語者有深望  
於僕者又何不自望而僕望也然竊聞子晦  
青雲故人籲烏而弗之往啖烏而弗之享晦  
庵先生之門不曰魯無君子者耶敬畏敬畏  
自仁友敬夫一去捌桂西民奪其母也父矣  
今又得子晦西民可與賀乎學道愛人努力  
努力不見自珍吾道亨惟馬首是瞻

荅袁機仲侍郎

某再拜伏以熙春過中淑景初麗恭惟宮使  
殿撰侍郎尊契文祝鑿聽宮待問宣室天迪  
眀晦之忠神聽正直之典台侯動止萬福某



狗馬齒今七十有八矣人間萬事不到冒次  
不待掃溉而自除不煩排遣而自遠不足勤  
執事之心惻也惟是挾策讀書此書生之餘  
習登山臨水此野人之深癖二病痼之一居  
膏之上一居膏之下秦緘之緘改之而不達  
華佗之劑澆之而不入執事何以為我謀哉  
然二病者又有淺深每遇書丹財入佳境目  
輒病而告勞輒敗而作惡至於登臨則足  
愈輕而不知倦行愈遠而不知反前之病不  
若後之病之深也執事又何以為我謀哉燕  
居深念又有一病每不於執事相與金石之  
響相忘形骸之表壁水講習之樂嚴瀨詩酒  
之娛如夢中事夢中之喜不足償覺後之慨  
也執事又何以為我謀哉今日寒食方欲躡  
青鞋烏滕鷗鷺前導猿鶴夢扶相將挑野藥  
於芳洲拾瑤草於汪渚而李尉乃以執事往

歲九月之書來登而占之正冠盥手再拜而  
三讀之瓊林瑤樹瞻之在前金聲玉振洋洋  
乎盈耳也憂喜奄慨之病於是脫然去吾体  
甚幸甚荷示教北山四詠新作朗誦未既忽  
乎追參步趨陟降林壑攀上岩之刺天俯中  
岩之倚室冰壺清寒以逼人玉虹飛動而奪  
目執事其謂某何如其喜又何如其幸也徵  
及拙句甚願充負湛輩也山谷云哀懷對勝  
境更覺落筆難牽課四絕句呈似公輸之門  
乃敢揮其斤西子之牖乃敢衍其醜不如是  
則公輸不哂西子不擯尔未見惟觀願金軀  
考祥玉烛之是禱惟滿輸適歸灵壽賜命之  
是頌

答張季長少卿書

某再拜伏自軌道之季年執事初來落筆中  
書一日聲名震于京師一何偉然也迨及紹

與之初載執事耳至握蘭省戶二老相對鬢  
髮滄浪何其頽然也居亡幾何僕使江東公  
歸閩嶺而舟解石一揖而別一何黯然而居  
亡幾何僕歸林下公牧漢中一書遠來訪問  
生死又何豈然也楚星蜀月萬里相望自此  
遠矣遠騎再臨復拜尺素教之石刻之新作  
覲以經術之訓傳老朽稟病之中忽得異書  
于異人唐人一日賞徧長安之花何如僕一  
日盡覲群玉之府也文辭高寒山攢泉潺諸  
法倚岵缺屈石陶泓諸銘山谷之菁房湖諸  
記柳子之裔魯論明徵閩神之机春秋述文  
泄聖之秘濟河焚舟如子荆之于康伯僕病  
未能也奪攘盜竊如郭象之于向秀僕又不  
取也望洋向若送君川崖僕則已伏矣且妬  
且熱喘如筒吹僕不能忘乎寓目至此公不  
絕倒僕不信也

荅戶部王少惠書

某再拜恭承命令撰述令第樞使觀文銘詩  
自顧淺陋固不當披襟然托以交情尤不當  
避席去秋專遣使走淮上致奠於樞使蒙令  
任報教亦以此文見囑已愴然心許之矣况  
重之以台座諄諄之誨乎第某才鈍思遲少  
紓其期僅能屬藁若責以七步三步而成刻  
燭擊鉢而就雖臨之以止酒之軍洽迫之以  
注釜之死刑亦終不能也如陳應求丞相之  
銘其子郎中守四年乃來取權卿今造朝可  
問而知非敢給也至如虞彬父王季海京仲  
袞三相之銘皆一年後乃來取最近者如余  
虞恭丞相去夏襄事畢送行狀來今垂一年  
而尚未來取也而台座賜大兒長孺書乃有  
連為下筆之語某敬讀至此典程督里胥不  
報期全之愛書有以異乎所幸者持米家書

判榜百兩封其文案耳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杜子美曰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  
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畱直蹟子思曰今而後  
知君之犬馬畜彼王公貴介之輕士未有甚  
於此時者也某亦安能嘔心肺竭蹙奔命以  
奉此急之之符哉行狀奏議敬以歸上可別  
求選才思敏湧者而徃役焉

典建康帥立宗卿侍郎書

某伏以避秋暑退天高物肅恭惟判府安撫  
留守大學侍郎尊契文式是南邦卧護北門  
忠貞天業事萃止台侯動止萬福契家玉婚  
尊釋咸慶諸郎駸之堂閣甚喜甚賀某卧山  
墅未光明露皆餘蔭所造也每當燕居深念  
願獨有可恨者吾二人者一居東海之東一  
居西江之西秋風一起側身東望慨然以懷  
山立玉之操偉然在人身中及凝神小定則

其人甚遠而某室甚遠則又欣然以喟斯可  
恨不可恨也然較之十五年之前則吾二人  
者可以欣然相賀矣其又奚可恨也當時道  
山史館在游者幾何人今之存者幾何人吾  
二人者獨可不相賀乎哉若較之三十有四  
年之前則吾二人者尤不以可不相賀矣何  
也中興以來宋德盛在乾道何盛于乾道也  
主德日新於上治化日隆于下人物日盛于  
朝民氣日熙于野當時不自知也由今望之  
信如何哉是時承均奉朝常監朝列並游幾  
何人哉今之存者几何人交將之淺者殆置  
也至且深者如批車如欵夫如伯恭是可多  
游乎哉是可不肯珍乎哉可貴珍乎哉之不  
可多情也而今則亡其二也言之則令人悲  
言之不悲也不言則令人思不言亦不悲也  
然言之不得而言矣見之可得而見乎然則

吾二人者獨不可以尤相賀乎哉某則老矣  
今犬馬齒七十有八矣自六十有病六而棄  
官而致其仕矣朝典樵夫乎拾薪夕與渙父  
乎釣魚尚何為哉尚何為哉而執事剖麟符  
擁葺纛統貔虎百萬之師當金湯一面之寄  
其不輕而重也焯々矣其薦紳先生之論咸  
曰以執事廣大精微之學雄深雅健之詞經  
綸康濟之才忠孝文武之望上為者置之鳳  
池雞樹則心唐虞乎斯也次為者置之廣夏  
細旃則必堯舜乎吾君又次為者置之奎坡  
玉署則必灑噩乎斯文託以外庸則斲大木  
而小之某曰不然不父幽者不連翥不小烟  
者不大決執事韜龍文翳豹章巖登川流月  
暎風追超然物表悠然事外者十年矣時有  
求於執事非執事有求於時也開壽域轉洪  
鈞不在茲乎不在茲乎道之將行也歟小人



枕有望焉不寧惟小人而已欽夫伯恭猶有  
望焉不寧惟欽夫伯恭而已仲尼子與猶有  
望焉批華母忽未見君子萬之愛之重之以  
為吾道之鎮公子云

誠齋集卷之六十八

誠齋集卷之六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奏對劄子

壬辰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國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氣國之  
命在民心故君之愛養斯民如人之愛元氣  
也然愛民者君也推君之惠而致之民者吏  
也 陛下身居乎九重而心周乎比屋儲神



於蠶護而見民情於耕桑隴畝之間頃嘗捐  
半賦以與民古者艱難之時所未嘗有也近  
嘗出官帑以賑饑古者匱乏之時所不能為  
也有愛民之君如此為監司守令者其忍負  
之顧乃不然或郡境寶旱而不度民之訴或  
縣無上供而預惜民間來年之租甚者攘肌  
而及骨剝民以進身而稅自有省限也或先  
限而責其至是常賦自有定數也或厚歛而  
歛其羨餘甚不稱 陛下憂恤惻怛之意也  
澤不下流感召旱暵江湖之上旱遍數州天  
意若曰遠民有不被 陛下之澤者也吏之  
壅閼上澤如此可不昭然遠寤哉臣聞令不  
自行不有所力則令不行惡不自止不有所  
沮則惡不止唐代宗之時秋霖損稼渭南令  
劉藻稱縣境苗獨不損代宗命御史朱敖視  
之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曰縣令字人之官不

損犹應言損乃貶南浦尉若代宗者可謂知  
勸沮矣唐宣宗之時補闕張潛上疏以為藩  
府每以羨餘甄獎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  
苟非賦歛過差及減尅將士衣糧則羨餘何  
從而致宣宗嘉納之君宣宗者可謂知勸沮  
矣臣謂當今監司守令有如劉滂之所謂張  
潛之所論者願 陛下有以深沮之仍詔臺  
諫以論列之勸沮一明則聖主之澤如流水  
之源沛然而下無敢壅闕矣所進止

壬辰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人主之要道有一而所以為要道者有  
二何謂一曰用人是也何謂二曰任賢曰使  
能是也有正直中和之德者謂之賢有聰明  
果敢之才者謂之能矣者有所必不為故可  
任而不疑能者無所不為故可使而難御漢  
高帝之于蕭何張良托之以國托之以子托

之以心腹至于韓信黥布使之將兵使之殺  
敵而高帝之心腹未嘗敢以托之心此任賢  
使能之效也至於東晉所謂賢者不善任之  
而乃使之故使商浩將兵則無成功所謂能  
者不善使之而反任之故任桓溫以國秉則  
幾僭竊此失於任賢使能之效也 陛下以  
英明之資當艱難之極廣覽豪傑博延俊乂  
蓋將紹開中興坐致太平任賢使能之道兼  
牽而並得之視周宣有光焉漢高帝之事不  
足進也然任賢非難而知賢為難使能非難  
而知能為難故知人則哲帝堯猶難之人不  
易知侯嬴亦嘆之如臣之愚何敢措其說抑  
嘗參稽古先斟酌聖賢而得其至精至粹之  
要矣敢以為 陛下獻臣聞觀賢者必觀其  
所主觀能者必觀其所試主司城貞子所以  
為孔子主癰疽瘠環則不足為孔子然則人

君欲知其臣之賢德欤主於司城貞子則其  
賢德無疑矣欲知其臣之奸邪欤主於癰疽  
瘡環則其奸邪無疑矣賢者任之奸邪者不  
任之則任賢之道盡矣臣故曰觀賢者必觀  
其所主畜夫之利口而無補於漢周勃之訥  
而能安劉氏然則人君欲知其人之才能欤  
不能言而能立功立事者其才能無疑矣欲  
知其臣之奸邪欤主於癰疽瘡環則其奸邪  
無疑矣賢者任之奸邪者不任之則任賢之  
道盡矣臣故曰觀賢者必觀其所主畜夫之  
利口而無補於漢周勃之訥而能安劉氏然  
則人君欲知其人之才能欤不能言而能立  
功立事者其才能無疑矣欲知其臣之誕謾  
欺敢為大言而不能成事者其誕謾無疑矣  
能者使之誕謾者廢之則使能之道盡矣臣  
故曰觀能者必觀其所試臣區、千慮之一

得惟 陛下裁擇所進

癸巳輪對一劄子

臣恭遇 陛下親郊底于休成而臣得駿奔  
其間國之大慶臣之至榮也然臣竊觀其初  
微雨既降而 陛下惕然寅畏憂形天顏既  
而天表之應步自太室而瑞雪紛至燎重紫  
垓而雲物間除焯青丹鳳而日光清照此蓋  
陛下一念之誠天應之速也且夫雨暘者  
天也變雨而暘者 陛下之一念也然則災  
祥雖在乎天而變災為祥者實在乎 陛下  
矣然臣竊怪比年以來江湖之間水旱間作  
陛下敕監司輸守臣捐納內帑之錢發太  
倉之粟所以畏天憂民者盡矣而嘉氣未應  
豐年未屢此豈天道之遠有所難格歟臣聞  
之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記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昔者唐太宗即位之初元

年飢二年蝗三年水且其活之難也然太宗  
聽魏徵仁義之言黜封倫刑名之論尊人使  
諫勤而撫民未幾大稔米斛三錢蓋太宗不  
以天之未應而少怠亦不以天之既應而自  
足此其所以致貞觀之隆也今以 陛下畏  
天之誠憂民之切以念郊祀兩賜之心為念  
斯民水旱之心以郊祀三教日寅畏之心為  
純亦不已之心聖心不息天意自格變水旱  
為豐穰銷氛祲為泰和豈特致貞觀之治而  
已臣不勝愚忠所進

癸巳輪對第二劄子

臣恭惟 太祖創業 太宗繼之 真宗

仁宗守之四聖相承所以酌百王之制立一  
代之法雖堯舜復起不能易也自王安石變  
法而天下始弊自章惇蔡卞和之而天下始  
亂 光堯中興盡復舊貫 陛下紹統一遵



家法社稷之福然臣竊聞乾道新書犹有牴  
牾 陛下有命再修飾之臣嘗思牴牾之說  
大槩有二有四一人之情而改法者如利害  
劉子是也有徇一人之欲而改法者如援例  
陳請是也且夫陳利害者志在于對務之塞  
責而已或聞之道途或假之他人豈可輕信  
其請哉援舊例者去在于息紀之律俸而已  
或不應得而得或不應貸而貸豈可輕徇其  
欲哉臣願 陛下深詔有司於修法之際凡  
有此類乞如范仲淹之論凡百官起請條貫  
令中書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  
名更令大理寺官叅詳之如此則 祖 宗  
之法廢盡復其舊矣臣又聞之立法不如守  
法今新法再脩之後臣願 陛下與大臣力  
持之於上凡法之所無者一皆執而不行又  
詔給舍臺諫之臣力糾之於下凡法之所

無者一皆讓而不阿有憲吾法罪在必罰此  
又非特有司之事而已也所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一劄子

臣仰惟 陛下聖心惻怛視民如傷知民為  
之嘉者莫大於貪吏有抵罪者必實典憲甚  
盛德也然臣又有愚見欲上裨 朝廷之末  
議臣聞將欲開不善之門必先開為善之路  
示以所畏者所以開不善之門也袁以所慕  
者所以開為善之路也今夫某貪吏某貪吏  
上之人從而刑之則貪者將懼而曰貪不可  
為此所以開不善之門也今夫某廉吏某廉  
吏上之人從而舉之則廉者將勸而曰廉不  
可不為此所以為善之路也為善之路一開  
不惟廉吏有所勸貪吏亦如所慕矣廉吏所  
所勸則廉者眾貪吏知所慕則貪者革而為  
廉風俗一變貪污自戢臣願 陛下內委宰



相待滋蔓諛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  
必有實狀勿為虛美無其人則闕之 陛下  
親擇其尤者而旌與之或增其秩或賜之金  
庶乎廉吏之俗盛貪吏之俗衰矣惟 陛下  
財擇所進止

淳臨漳陞辭第二劄子

臣竊聞比年大農廩食歲計每患諸路網船  
不以時至及其既至又多折閱之者之弊其  
外安在臣聞國朝之法網船不許住滯一時所  
過場務不得檢稅蓋以舟不住則漕運之至  
者其速不檢則商販之微者可務雖無明條  
許其商販而法意則稍許之矣大抵小人之  
情嗜于利則喜而易使奪其利則怨而難役  
有以利之則其利足無以利之則其利害利  
其私乃所以利于公也今則不然網運所過  
稅場類多苛留以檢稅為名冥搜細收秋毫

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為用不有以足其私則不得不取于官于是衣服飲食之用資糧雇傭之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網運之至多不以時既至而人多折閱其原蓋出于此臣聞積左在揚州口陳網運之弊諸羅隨船檢稅臣愚欲望朝廷之行下諸路網運所至過稅場不得苛留以檢稅為名如有違戾去處必議其罪度其千艘衡尾日至中卻無往滯折閱之弊所進止

甲辰 尚左郎官召還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安民莫如弭盜弭盜莫如素備臣竊見天下郡邑有外砦巡檢或以鎮荒林或以阨險要者所以為弭盜之素備也今則不然名為外砦而將士實居城中者若潮州之外砦惠州之外砦是也潮州之外砦其地大民茂於千里大木百圍在潮海之西間人行其中

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宋楊萬里撰

明末毛氏汲古閣抄本

[顧麐士校並題款]

續

二十八冊

12196

A149

年飢二年蝗三年水且其活之難也然太宗  
聽魏徵仁義之言黜封倫刑名之論導人使  
諫勤而撫民未幾大稔米斛三錢蓋太宗不  
以天之未應而少怠亦不以天之既應而自  
足此其所以致貞觀之隆也今以 陛下畏  
天之誠憂民之切以念郊祀兩暘之心為念  
斯民水旱之心以郊祀三教日寅畏之心為  
純亦不已之心聖心不息天意自格變水旱  
為豐穰銷氛禳為泰和豈特致貞觀之治而  
已臣不勝愚忠所進

癸巳輪對第二劄子

臣恭惟 太祖創業 太宗繼之 真宗  
仁宗守之四聖相承所以酌百王之制立一  
代之法雖堯舜復起不能易也自王安石變  
法而天下始弊自章惇蔡卞和之而天下始  
亂 光堯中興盡復舊貫 陛下紹統一遵

家法社稷之福然臣竊聞乾道新書犹有牴  
牾 陛下有命再修飾之臣嘗思牴牾之說  
大槩有二有四一人之情而改法者如利害  
劄子是也有徇一人之欲而改法者如援例  
陳請是也且夫陳利害者志在于對揚之塞  
責而已或聞之道途或假之他人豈可輕信  
其請哉援舊例者志在于息紀之倖倖而已  
或不應得而得或不應貸而貸豈可輕徇其  
欲哉臣願 陛下深詔有司於修法之際凡  
有此類乞如范仲淹之論凡百官起請條貫  
令中書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  
名更令大理寺官叅詳之如此則 祖 宗  
之法庶盡復其舊矣臣又聞之立法不如守  
法今新法再脩之後臣願 陛下與大臣力  
持之於上凡法之所無者一皆執而不行又  
詔給舍臺諫之臣力糾之於下凡法之所

無者一皆讓而不阿有害吾法罪在必罰此  
又非特有司之事而已也所以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一劄子

臣仰惟陛下聖心惻怛視民如傷知民為  
之蠹者莫大於貪吏有抵罪者必實典憲甚  
盛德也然臣又有愚見欲上裨朝廷之末  
議臣聞將欲開不善之門必先開為善之路  
示以所畏者所以開不善之門也袁以所慕  
者所以開為善之路也今夫某貪吏某貪吏  
上之人從而刑之則貪者將懼而曰貪不可  
為此所以閉不善之門也今夫某廉吏某廉  
吏上之人從而舉之則廉者將勸而曰廉不  
可不為此所以為善之路也為善之路一開  
不惟廉吏有所勸貪吏亦如所慕矣廉吏所  
所勸則廉者眾貪吏知所慕則貪者革而為  
廉風俗一變貪污自戢臣願陛下內委宰

相待逆臺諫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  
必有實狀勿為虛美無其人則闕之 陛下  
親擇其尤者而旌異之或增其秩或賜之金  
庶乎廉吏之俗盛貪吏之俗衰矣惟 陛下  
財擇所進止

得臨漳陞辭第二劄子

臣竊聞比年大農廩食歲計每患諸路網船  
不以時至及其既至又多折閱之者之弊其  
咎安臣聞國朝之法網船不許住滯一時所  
過場務不得檢稅蓋以舟不住則漕運之至  
者甚速不檢則商販之微者可務雖無明條  
許其商販而法意則稍許之矣大抵小人之  
情囑于利則喜而易使奪其利則怨而難役  
有以利之則其利足無以利之則其利窘利  
其私乃所以利于公也今則不然網運所過  
稅場類多苛留以檢稅為名冥搜細收秋毫

必征小人既無所利又無以為用不有以足其私則不得不取于官于是衣服飲食之用資糧靡餼之用不盜舟中之米將焉取之網運之至多不以時既至而人多折閱其原蓋出于此臣聞橫左在楊州日陳網運之弊諸羅隨船檢稅臣愚欲望朝廷之行下諸路網運所至過稅場不得苛留以檢稅為名如有違戾去處必議其罪度其千艘衡尾日至中都無住滯折閱之弊所進止

甲辰 尚左郎官召還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安民莫如弭盜弭盜莫如素脩臣竊見天下郡邑有外砦巡檢或以鎮荒林或以阨險要者所以為弭盜之素脩也今則不然名為外砦而將士實居城中者若潮州之外砦惠州之外砦是也潮州之外砦其地大民茂於千里大木百圍在潮海之西間人行其中



終日不逢居民不見天日盜藏其山而人莫之覓 朝廷於此設一砦者所以鎮其荒林使盜不得而廢也惠州之外砦其地右背崇山前左大海其間僅通一蹊自循海及潮三州來者必由此途 朝廷於此設一砦者所以阨其險要使盜不得過也臣前任廣東提刑嘗因求盜經從惠之外砦問其巡檢公廨則化為瓦礫之場矣問其兵之屋廬則鞠為檣棘之墟矣問其將士所在則皆居城中矣盜賊每起於山林而乃居於城市此盜賊所以無所畏忌也潮之外砦臣雖未嘗至而見其將士亦皆居於城中臣嘗符下兩州委守臣與修各砦廨舍營屋起發將士移屯復歸舊處不得依前安居城中未幾而臣去官其復舊與否臣不得而知也臣愚敬望 陛下行下廣東憲司催贖潮惠守臣照臣淳熙

九年內借置府砦移屯事理施行仍差官核實保明以聞及行下諸路憲司稽考郡邑外砦有僑居城中事體相類潮惠二砦者並令蓋造廨舍營房移屯復舊使荒林之處有所鎮而盜不敢發險要之地有所扼而盜不敢過庶幾山林之遠抱鼓不鳴田里之間民毗安業所進止

上殿第二劄子

臣仰惟 仁聖在御一意加惠百姓每發德音下明詔為民而下者十九而州郡不能宣布德意取民無制其害尚存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是也何謂改鈔縣以新鈔而輸之州必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改正有一改之財賦今也不然今歲所輸往往改鈔以補去歲之虧甚者或以補數歲之虧後改前輸往往改鈔以償前改之欠

甚者或以償累改之欠是以歲歲有負在二  
有逋廣東已有此弊矣江浙又甚焉至有一  
縣必令償十餘萬緡之逋者揭浩穰之數以  
為督責之符又豈容酌中制而免害民之患  
哉夫所謂積欠者或以凶荒而咸免或以恩  
濡而蠲除或窮民逋負而不償或貪吏奄有  
而不可校是特其名存耳以其名而責其實  
遂何出哉不過驅縣令以虛取於民爾臣愚  
以為莫若截然自今日始今歲所輸止為今  
歲之數後政所輸止為後政之數取其累改  
舊欠之虛數而與之蠲除覈其任內逋負之  
多少而為之殿最庶幾縣令自此可為而民  
力不至重因臣之愚言儻可仰禱 聖主恤  
民之德意願下其事推而行之以禁戢州郡  
改鈔之弊仍令監司覈察毋致違戾取進止

上殿第三劄子

臣聞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美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此言王者之平心稱物當如是也蓋偏  
陂也好惡也偏黨也反側也皆人欲也非天  
理也皆人心之私也非道心之公也然是教  
者之私皆一言之而偏黨黨偏獨再言之反  
覆言之豈不以是二者尤害心之大者乎蓋  
執己之見之謂偏好己之同之謂黨執己之  
見則必舍人之長好己之同則必惡人之異  
以此處事皆昏也而用人者尤不可有此  
心也後之用人者則不然某人進則某人之  
所引其類者皆進某人退則某人之所引其  
類者皆退如其所引之不善也皆隨某人而  
退也不亦善乎如其所引之皆善也亦隨皆  
某人而退也長可惜也人才之所以難得其

或在此欵此偏黨之一也古人云人非堯舜  
安能每事盡善後世則不然天時四時尚有  
易也法令三年尚有赦也人有百善而不幸  
有一過或以其一過而廢其終身之百善銅  
人沒世已可惜矣其人豈無片善一能可以  
濟國緩急之須乎此偏黨之一也人之才有  
短長已之心有好惡當其惡之也或以有功  
能而廢當其好之也或以無功能而遷有功  
能而見廢則人自此惰于赴功無功能而遷  
則人自此躁于幸進此偏黨之一也人主之  
心天之心也何謂天心無親無疎無近無遠  
是謂天心後世不然親且近者則舉信之疎  
且遠者則舉疑之信之則欺者皆以為忠疑  
之則忠者皆以為欺此偏黨之一也臣生當  
聖世覽觀 聖王之設施固未必有慮然臣  
蒙 陛下之任用受 陛下之教育君臣之

于臣子非止責其效一官勤一職而已也必  
將以古人聖賢之學責望臣子之報上然則  
三代聖賢之心後世偏黨之失臣豈敢不以  
聞于君父乎唐太宗云以古為鑑可知興替  
惟 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乙巳輪對第一劄子

臣聞惟天愛君惟聖畏天天之于君厭之者  
則騶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謹之以變異絕之  
者則誤之以強盛愛之者則惧之以災害故  
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君也聖人以已占天  
而不以天占天太戊修德而桑木即枯成王  
坦然而偃禾盡起故夫驚惧者聖人所以畏  
天也仰惟 陛下聖神之資與天同德寬大  
之政與天同仁上天眷之享國攸長固無適  
而不得乎天意矣迺者上天見異時則有星  
變地震之灾頻年無秋時則有水旱相仍之

患外夷多詐時別有邊防危疑之慮 陛下  
法堯之兢 體舜之業 恐懼修省夙夜靡  
遑是以一念禱于此而天星退于彼前日之  
災異一變而為清寧前日之水旱一變而為  
豐穰前日之危疑一變而為安靖至于告廟  
郊天祈期而雪既雪而霖既霖而霽 而欲  
雨 而復霽頃刻之間感召轉移訖成庶事  
孰謂天道之遠乎此惟聖畏天之明效也然  
臣聞之聖人不是多難而畏無難非畏無難  
也實自畏驕心之易生也臣願 陛下移前  
日之恐懼為今日之恐懼移前日之脩省為  
今日之修省屬任大臣非不推誠也得無猶  
有違嫌顧身而不敢任事者乎延納臺諫非  
不聽言也得無猶有避迯畏禍而不敢深言  
者乎中外臣子不論小大無不剔對許以盡  
言此固善矣豈無聞見輕信得失相半或犯



嚴忤勢而以言為諱者乎權貴近習無所親  
踈苟有弄權即逆退斥此固南矣豈無上畏  
聖明下憚物議或陽退陰進而言政無形者  
乎朝政修明矣必思或舉其小者近者而遠  
者大者有未講也邇俗整輯矣必思或先其  
虛名末節而實務宿弊有未察也懲賊吏以  
德民非不嚴也必思以懲踈遠小吏之法為  
懲貴近權要之法也禁軍債以惠軍非不峻  
也必思以禁軍債剝削之意為禁將帥交結  
之意也以此推之其類非一惟 陛下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戒之戒之又重戒之則 聖  
德日新天命永保實宗社無疆之休所進止  
輪對第二劄子

臣聞事君者必嚴進退之節用人者必養其  
進退之節古之事君者三揖而進言其難進  
而緩也一辭而退言其易退而速也古之用

人者進人以禮言其不誘之以爵祿之利也  
進人以禮言其不毀其庶耻之操也在下者  
以進退之節而嚴諾身凜凜然如執玉而憂  
其墜在上者以進退之節而養其下恤恤然  
如耘苗而望其成進退嚴然後庶耻立庶耻  
立然後名節全名節全然後國家重故以西  
漢之盛治至於單于來朝而王莽以一孺子  
而取其國以東漢之式微至於獻帝不能自  
存而曹操終身不敢去臣位何也名節之立  
與不立而已然則名節之關人國家豈細事  
或臣竊觀近世之俗駸駸乎嚮於名節之不  
立矣公卿大夫以靖恭為大體有將順而無  
漸違百官有司以柔伏為厚德有依違而無  
奮發政事之得失卷舌而不敢議人物之忠  
邪閉目而不敢分以守正為拙以敢為為狂  
以中立不倚為後時以處穢由徑為速化古

人進退之節往往視為迂濶無用之甚矣此  
風一成豈國之福哉臣請試言其一二州縣之  
吏有以滿秩而去者有以成資而去者官期及  
代而不求去則士皆賤而笑之今 朝廷之  
百官未聞有以秩滿而去者亦未聞有以成  
資而去者幸而其間有知燕耻者謁 朝廷  
而求去然其意未必誠也有以去為留者有  
以是為進者 朝廷未必信也幸而有誠意  
者 朝廷亦併以前之不誠者視之亦未必  
信也懷祿領位惟恐失之此風一成豈國之  
福哉臣愚欲望 陛下明告大臣凡在朝之  
百官或以三年而滿秩或以二年而成資其  
及代者 朝廷以其賢而欲留之則俾之以  
再任不然 朝廷隨其才力因其資格而畀  
之以外任何必以爵祿羶糜之使之裴徊傍  
徨欲留不可欲去不能進不以禮退不以義

以壞其進退之節而納之以苟賤之地哉此亦長養名節之一端也所進止

輪對第三劄子

臣聞法不難於立而難於守立法而能守雖非良法法無不行立法而不能守雖有良法法無不壞未必下之人致壞法也或者上之人自立其法自壞其法也故賈誼曰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使金石有時而踰四時有時而反天地有時而私亦何足取信於天下哉臣竊見 陛下自臨御以來尤嚴銓試之法上至於公卿下及於大夫士近至於權貴遠至於寒暖其子弟以門蔭補官者非中銓試不許出官此非特為國選才也乃所以為公卿士大夫教養其子弟之才也此非特為國惜名器也乃所以為推貴寒暖之子弟得之之

難而愛惜其官也人惟教而成才然後可以  
使之臨民人惟愛惜其官然後可以責之律  
已此近世之至良法也然臣竊怪有國戚而  
與官觀差遣者如張似續有以勲臣之後而  
時差帥司幹官差遣者如楊文昌有時令吏  
部差充憲司幹官差遣者如劉球此三人者  
問其嘗中銓試乎則皆曰未也臣聞古之行  
法者必自貴近始捨貴近而行於疎遠則天  
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今有未  
嘗中銓試之人而得出官是銓試之法為虛  
器也上之人自立其法而自壞其法故法之  
必行得乎臣恐銓法自此而壞倖門自此而  
啟不學無能貪鄙不自愛之人自此而進他  
日雖欲塞之烏得而塞之哉臣願 陛下深  
詔執事自今以始有出於一時之除授而未察  
其嘗中銓試與否者令吏部勘當申尚書省

及給舍臺諫如係未經中銓試之人許掌執  
得以執奏給舍得以激發臺諫得以彈罷雖  
獄廟宮觀帶貼職者亦不在所不與蓋貼職  
者 天子之優恩也非可假此而免試也獄  
廟宮觀者雖非臨民也然已經出官則臨民  
之漸也非中銓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獄  
廟宮觀而出官則俸門塞矣夫然後銓試之  
良法可以經久而不壞出官而臨民可以得  
人而不濫不勝天下國家之福所進止

論吏部恩澤之故劄子

臣聞為國者以法從人不若以人從法以人  
從法則公道行而私欲止以法從人則公道  
止而私欲行私欲一行士夫爭奪之門所以  
四開而不可禁胥吏愛賄之淵所以百孔而  
不可窒也法之敝莫不然而銓法為甚士大  
夫之有任子此 本朝之仁恩至深至渥為

人祖父者宜休 朝廷之意均雨露之恩可也蓋鳴鳩之哺子也旦則自上而下暮則自下而上歆其均也今則不然有所謂父祖遺囑者亦聽其奏備且夫奏補自有成法又焉用遺囑乎愛憎之或偏則有遺囑死生之或亂則有遺囑故有奪嫡以與庶者有舍子而立孫者其敝至衆也使其任偏愛出此命猶不當逆也况有假託而偽為之者乎此以法逆人者一也又有諸子已補官而奏孫者甲房之孫補官者而一二房之孫補官者一猶有餘澤之一而甲孫之三者又歆得之間之則曰甲也孫之官者生前之奏也此不當理為輪房之次數也甲次孫之官者身後之奏也乙孫之官者亦身後之奏也謂生前之奏不當理為輪房之次數身後之澤甲乙二孫既各得其一則其餘澤復當歸於我矣不知夫



身前身後之所奏皆君恩也豈有身前者不  
理為次數而身後者乃理為次數乎豈有甲  
孫之得二人者而乙孫之得止一人乎此以  
法從人者二也又奏孫之法有輪奏諸房已  
足尚有餘數恩澤却依長子房分奏補者此  
亦不均之說也且如甲房之孫其數一乙房之  
孫其數五而祖之恩澤其數六必也甲與乙  
各得其三斯均矣今也甲房之孫奏一人焉  
乙房之孫奏一人焉其三則誰得之甲房之  
曾孫曰我當得之乙房之孫爭之曰不有法乎  
法之說不曰論奏諸房已足然後及長房乎  
今我本房孫之未官者尚四人焉奏未足也  
何得舍孫奏曾孫乎爭之不決訟之不已蓋  
由不均之故也此以法從人者三也又被蔭  
補人已命未受者聽改授餘親未有期限之  
說也既而申嚴之曰未受而身亡者限一年

別奏此法善矣既而又申嚴之曰持服人不  
應受命而寄納未服闋而身亡者方許改奏  
其餘巧說緣故經隔年歲等事不合改奏此  
法並善矣而近時議者乃請曰如實有事故  
者乞與改奏且夫所謂事故者自知其出一  
年之期限必巧為多方之故皆挾情以破法  
者也安得所謂實者哉此以法從人者四也  
臣愚故乞痛革其敝凡奏補恩澤有司祖父  
遺囑者不與有稱生前所奏不理為次數者  
不與有一房之孫獨多而引論奏未足之說  
者不與有破法入未受身亡而出違一年之  
限者不與如此則爭者息而訟者服矣不惟  
長仕族遜悻之風亦以宏 聖朝均一之澤  
人以塞胥吏受賄之一孔如有秋毫可採  
其裁自 聖斷詔有司推而行之所進止

論吏部附賞劄子之敝

臣聞春而秋霜同夕而降上天不能以宰萬物賞慶刑威同日而施聖人不能以馭群臣昔堯之斥共工不以其方命之罪為可恕而復行儆功之賞舜之殛鯀不以其汨陳之罪為可畧而復旌其治水之勤何也賞罰固不可同日而施也 本朝之銓法若監司若守貳若令錄而下在官之日有某勞者賞有某事者賞皆報其一任之勤而不以罪行也賞與之說曰諸任滿應賞而本任犯贖及私罪重若公罪降官或本職曠闕者不賞此法善矣至於有以臺諫彈罷者有以監司守臣劾罷者亦請於吏部曰我在任有某賞今當與我也又曰我雖非善罷而未嘗經取與禮寃也又曰我之賞以某事我之罷不以某事也且夫或臺諫之所彈或監司守臣之所劾朝廷從而罷之必以為有罪而罷也或未嘗

經體究或未嘗經取勸 朝廷所以保全且不  
以一吏而與大獄也其在銓法以言罷者監  
司守貳則踰年而後得祠祿其餘則久而後  
得謁吏部或赦而後謁吏部其所踐歷考理  
不為任者不理為任也何也有罪故也夫考  
任且不理而獨欲理酬賞乎有罪之未幾而  
論其功行罰之方新而畀其賞是春兩秋霜  
同而降也何以示勸懲於群臣乎臣愚欲乞  
自今以始凡監司守貳令錄而下凡以臺諫  
之所彈監司守臣之所劾而罷者在任之賞  
不以何等色日令吏部必不得推行以革濫  
賞之故所進止

論吏部差注之敕劄子

臣聞銓法之要在於使通者塞三者通如臣  
前之二說欲革恩澤之敕革酬賞之敕使法  
不出於二而出於一吏守其一而不得賣其

二是使通者塞也然則何為使塞者通乎尚書左銓差注之闕未有以格而得授者以格而授既流通無滯而不塞矣然猶有小塞而未通者京朝官授諸司幹官是也幹官之格有以通判資序而授者有以第二任知縣資序而授者審其與所以重其官也然挾通判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太守挾第二任知縣之資者可以入破格之郡丞彼豈肯折而入幹官乎是故尚左之幹官高者不肯入卑者不得入於是揭糊于墻壁有九年而不授者若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是也有七年而不授者若廣西提舉司幹辦公事是也有六年而不授者若廣東經略安撫司幹辦公事是也此所謂塞而不通者也臣愚欲乞用吏部通差之法如諸路帥憲曹監茶常平之司涂參議機宜主管官寺闕差注無滯之外有所

謂幹辦公事一闕如或在近地而出闕半年而不拔者任遠地如川廣而出闕一季而不授者許令尚書左選權發下侍郎左選差注經任有舉至闕陛職令者一次廢凡尚左不至於有闕而無負侍左不至於有負而無闕是則臣之所謂塞者使之通也臣所領尚左銓綜之職其事有三曰差注曰酬賞曰恩澤三者之數去銓曹之法清矣所進止

已酉自均州起行在奏事十月初三

日上殿第一劄子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強非夷狄而強於夷狄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族親黨也交游黨也所荐引黨也欲陷一士止于一士而已矣

至舉而名之以党則族親也交游也所荐引  
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党錮唐之牛李是也  
本朝 仁宗之世始于宰臣呂夷簡與諫  
官范仲淹交論上前逐出仲淹而諫官高若  
訥盡指歐陽脩尹洙之徒為仲淹之党一切  
貶逐床几 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修  
與洙不惟党禍逐息而已 仁宗同致慶曆  
之治者乃前日所謂党人者也其后紹聖崇  
榷之間宰臣章子厚蔡京盡指司馬光蘇軾  
之徒比元祐之忠臣義士三百餘人目為奸  
党斥逐禁錮死徒殆盡君子盡逐小人滿朝  
馴致靖康之變党人則一空矣國家之禍何  
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党之論何其紛如  
也有所謂甲宰相之党有所謂乙宰相之党  
有所謂甲州之党有所謂乙州之党有所謂  
道學之党有所謂非道學之党是何朋党之



多歟且天下士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者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之人以為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盡指乙之人以為乙之黨而進逐之若夫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背異則相攻相擯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於士大夫而其禍及於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陛下達聖極於聖心酌大公於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群曰資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黨其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從而廢之勿問其其黨也也在廷之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斥之聲其罪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漢二帝三王之中道以消漢唐靖康之蹟猶惟陛下留神所進止

第二劄子

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聖德日新聖政日  
美一賞一罰春生秋殺一號一令雷動風散  
摠攬天下之大柄而歸之于獨斷凜乎漢  
宣帝唐太宗之上矣然古之帝王固有知以  
一已攬其權而不知臣下竊其權者大臣竊  
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  
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  
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蓋近習之在君  
側何起居之不侍何言語之不聞君喜知喜  
君怒知怒未命而唯唯未語而諾諾此其所  
以能測人主幾微之旨而遂至於竊其廢置  
予奪之權也非敢公竊之也私測之也能測  
之斯能竊之矣甚者至於政事之罷行出於  
此輩之議論人才之進退出于此輩之抑揚  
外達之章奏此輩得以去取群臣之獻納此

輩身之表裡事至于此豈惟私測之而已也  
人主威福之大权彼皆得而公竊之矣周之  
聚内史秦之景監趙高漢之洪恭石显唐之  
鄭注王叔文仇士良田令孜皆是物也今  
陛下始初清明之日福威玉食莫不惟辟禮  
樂征伐莫不自天豈容有此而近習者乃有  
以招权用事自抵譴黜 陛下赫然震怒屏  
之外服此天下所以詠歌奮激仰服 聖斷  
而不能自己也大抵近習者便嬖使令之臣  
也宰執者輔贊彌縫之臣也侍從者論思獻  
納之臣也臺諫者箴規君德糾逆官邪之臣  
也是數人者各盡其公互防其私而不相防  
爾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在 哲宗時范祖  
禹為諫官其東隣官官陳衍園亭在焉衍至  
園中不敢高声謂全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  
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近習之臣與臺諫之

臣兩不相通所以致元祐之治在 徽宗時  
王黼為宰相與宦官梁師成隣居一日帝幸  
黼私第徘徊觀覽適見其后戶與師成后戶  
相同帝大不樂此近習之臣與宰執之臣合  
而為一所以致靖康之變若使內廷之近習  
與外朝之近習合而為一則人主之憂私人  
主之瀕咲下皆得而知矣群臣之奸邪天下  
之情偽上皆不得而聞矣唐虞曰奴婢全則  
家道危臣下全則人主孤可不慎哉可不懼  
哉惟 陛下察之 ； ； 又重察之防之 ； ；  
又重防之不勝天下國家之福所進止

茅三劄子

臣于當世之利病既略陳一二矣請復陳帝  
王治道之要其大槩有五一日勤二曰儉三  
曰斷四曰親君子五曰獎直言惟能勤則一  
日之中親孝問机務之時常及親無遊逸樂

之時自少矣惟能儉則浮費日省而用自足  
國用既足而民可寬矣惟能斷則依違牽制  
之情皆不得而奪險詖私謁之事皆不得而  
至矣惟能親君子則正言日聞正行日見而  
小人自踈君德日進矣惟能獎直言則不遺  
之門開敢言之風振下情日通奸邪日消矣  
雖然治道有五而行之者一曰誠而已必也  
自信之心先立于內自文之行不着于外以  
聖人之道為必可行以帝王之治為必可致  
力行之而不息固執之而不移此之為誠不  
然迹試之心翫之初行之終違之或先之以  
勤儉而繼之以驕奢或言之以寬恤而行之  
以刻剝或外示親賢而內憚其正或陽為好  
直而陰惡其犯皆非所謂誠也其去五者之  
治道愈遠矣故記曰意識而後心正：：而后  
身脩：：而后家齊：：而后國治：：而

后天下平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心法  
之至要也 陛下聖墳天縱聖孝自得亦何  
待愚臣之言臣願 陛下遵其所聞行其所  
知先立一誠于聖心以力行五者之治道則  
二帝三王可一舉而至矣惟 陛下加之意  
所進止

輪對劄子

臣聞保國之大計在結民心結民心在薄賦  
斂薄賦斂在節財用臣伏見 陛下深詔執  
事會計財賦出入國用盈虛之數臣仰測

聖意將有以節財用薄賦斂以結斯民之心  
此宗社生靈萬世之盛福也然臣嘗為 陛  
下深恩其說以為 陛下雖有薄賦斂之心  
恐未得薄賦斂之道雖有節財用之心恐未  
得節財用之策也何以言未得薄賦斂之道  
且今之財賦有地基若課之征有商賈關市



之征有鼓鑄權酷之入有鹽商壽度僧之入犹曰非取於農民也而取于農民者其目亦不少矣民之輸粟于官者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也今則以二斛輸二斛矣民之輸帛于官者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也今則正絹之外又有和買矣民之鬻帛于官者謂之和買舊之所謂和買者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則以既錢與鹽矣既錢尚可也既鹽尚可之不役于官而輸其餉直者謂之免役舊以稅為錢也稅或一錢者輸免役一錢也今則歲增其額而不知所止矣民之以軍興而暫佐師旅征行之費者因其除軍帥謂之經制使也于是有經制之錢既而經制使軍已罷而經制錢之名遵為常賦矣因其除軍帥謂之總制使也於是又有總制之錢既而總制之



尹已罷而摠制之錢又為常賦矣彼其初也  
吾民之賦止于粟之若干斛帛之若干匹而  
已今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矣粟帛之外又  
數倍其錢之名矣而又有月椿之錢又有板  
帳之錢不知幾倍于 祖 宗之旧又几倍  
于漢唐之制乎此犹東南之賦臣所知者也  
至於蜀民之賦其額外無名者臣不得知也

陛下今欲薄賦歛有司且曰无以供經常  
之費也臣故曰 陛下雖有薄賦歛之心恐

未得薄賦歛之道也何以言未得節財用之  
業盖國家之用有可得而節者有不可得而  
節者如宮室車服之用如祠祀之用如交聘  
之用如餉師之用此不可得而節者也然古  
者國貧則君服大布之衣羊肌則路馬不食  
谷君不祭祀八蜡不通然則宮室衣服祠祀  
之用亦有可節者矣而况今之祠祀又非古

之祠祀也車服之飾兵衛之衆錫賚之恩幾倍于古耶雖然猶曰事天地也事宗廟也事百神也是不可節也至百官之冗百吏之冗師旅之冗是獨不可求所以節之乎 高宗南渡以來如節度使不畀真俸矣雖然猶曰公有么戰之功不可減也至于將相積官而除者王族戚里近習宦寺積恩而除者是獨不可減乎如國家之官帑有左帑矣天子之私藏有內帑者且天下之財孰非天子之有今也有私藏焉已非先王之制矣而又有曰封樁有焉又有曰南帑有焉南帑今為西上帑矣左帑之用西上帑之用則 朝廷之經費也所謂封樁何為者也不過後所入之贏以入封樁又後封樁之贏以入內帑而已天下之財入于內帑則豈復可得而稽亦豈復得而節哉內帑所在人有覩心至使人主不

敢一嘖一咲也一嘖一咲則宮闈左右望賜  
矣人主不敢一遊一豫也一遊一豫則宮闈  
左右望賜矣人主不敢一飲一食也一飲一  
食則宮闈左右望賜矣人主之奉幾何而浮  
費或相十伯或相千萬矣此獨不可節也而  
臣見其費之增也未見其費之減也臣故曰  
陛下雖有節財用之心恐未得節財用之  
策也今竭東南之財而支天下之金費見內  
帑而忘斯民之日貧而議者乃曰有司  
之不能為 陛下節財也不知有司安能節  
財節財在 陛下而已臣願 陛下明詔大  
臣立為法制凡內帑出入皆令領于版曹而  
經于中書制之以印券而濫之以給舍其太  
過之恩幸无功之錫予皆得執奏而繳駁之  
太祖皇帝嘗令後苑造一薰籠教日不至  
帝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

本部：：下本寺：：下本局。梁奏又得旨  
方下製造乃進御以經歷諸處故也。帝怒  
問宰相趙普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  
一薰籠今為尺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  
是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  
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  
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  
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好。仁  
宗皇帝寶元度曆四歲之間。兩命群臣議行  
減省。韓琦言。欲省浮費。莫如自宮闈。始于是  
內廷不急之用。悉行裁減。惟陛下推廣  
太祖仁宗之德意而立經久一定之法度  
此亦節用之大端也。至于宮室車服祠祀之  
過制百官百吏三軍之冗食中外官吏錫予  
之濫費亦皆議所以裁節之者。陛下馭幸  
以示恩有司執法以任怨下之人亦曰非上

之不與也有司之法也又何怨之有浮費既  
節帑藏自充則不惟不取外帑以入內帑而  
已亦可如 祖宗之時間出內帑以佐外帑  
矣不惟內帑可出以佐外帑而已如封樁亦  
可併省而歸于左帑矣不惟封樁可併而已  
如印造楮券之數亦可少減鬻爵度僧之政  
亦可暫罷以待軍興不時之須矣蓋用節而  
財可積財積而后國可足國足而后賦可  
減賦減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寧不然  
日復一日歲復一歲臣未知其所終也惟  
陛下夙夜憂思而速富之臣不勝愚忠

貼黃雲

臣近因接送虜使往來盱眙聞新首用其宰  
臣之策蝨民間房園地基錢又罷鄉材官酒  
坊又減益價又除田租一年竊仁義假王政  
以誑誘中原之民又使虛言連于吾境此其

用意不可不察

誠齋集卷第六十九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奏狀劄子

秘書省自劾狀

臣契勘 本朝之制日曆之書必有序序篇  
舊例委秘書監少撰述如 高宗皇帝日曆  
序篇係叔監修官參知政事龔茂良從舊例  
委秘書監李燾撰述今來至尊 聖壽皇帝

日曆告成所有序篇係前叔監修官參知政  
事王蘭照例委臣撰述修寫入冊近蒙 聖  
旨改差左丞相留正監脩臣亦為 皇上作  
序篇訖而今月初二日 丞相留正別委官  
撰序篇一首送下本省臣即時奉行今日下  
寫換仍將臣所撰序篇即行毀去臣聞之蔡  
墨曰物有其官 修其方一日失職則死及  
之今也撰序篇者臣之職也而文詞不足采  
錄可謂失職矣仲尼曰守道不知守官今也  
撰序篇者臣之官也他官乃服改撰臣可謂  
不得守其官矣臣之二罪何敢自恕臣愚欲  
望 聖慈將臣罷黜重作誦罰以為有司不  
稱職者之戒乃臣舊有肺氣痰嗽之疾遇秋  
復發見請朝假將理所有秘書監及進讀官  
不可闕人亦乞別差官施行臣謹退私室待  
罪恭候 威命不勝惶懼震越之至



奏報狀

臣近以撰述日曆序篇不稱職具奏自劾今  
月初五日巳時伏準御封退還奏狀仰見  
陛下眷憐之隆赦其罪而不論臣啣感之極  
至於涕零重念臣愚慙自信遂至輕發揆之  
進退豈容无罪難以復玷朝列欲望 陛下  
曲垂矜念保全孤遠之跡特賜 眷旨典臣  
官規差遣兼臣見以疾疾在假竊恐有廢職  
業益重過尤伏乞 聖慈早賜處分臣干冒  
天威不勝隕越俟罪之至

辭免著遷轉官劄子

某伏睹今月某日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以 至尊壽皇聖帝日曆書成經修  
經進官特轉一官咸二年磨勘者某聞命之  
頃大惧弗堪伏念某忝不名家文非華國晚  
點漢渠之長適逢虞典之成上則繫冢司之

提綱下則勤著廷之載筆蓋因人而成事難  
同日而罔功矧賜帛賜金既拜嘉于介賚若  
懋賞故孤奉于明恩再念其屬常貢需頭之  
章句列以上氣之疾懇祈祠祿未賜 帝俞  
方將少需且復中告倘受爵而不遜必貪位  
而疾顛須至其中尚書省欵望 鈞慈特賜  
敷奏某轉一官減二年磨勘指揮日下近寢  
庶安愚分役鈞旨施行

薦劉起晦章燮堪充館學之任奏狀  
准令諸監司到所部半年或因赴

闕奏事許奉部內所知二人

右臣仰惟 陛下龍飛之初首軫孤遠之跡  
台從外郡擢上書林臣以坐縻為暫異從外  
補 陛下畀以倍郡之濬寄寵以延閣之隆  
名臨遣丁寧恩意倍極臣朝夕凜凜三思報萬  
分惟有薦進人才可以裨益 聖世在法監

司到所部半年許奉所知二人輒緣公論冒  
瀆聽聞臣竊見永直卽監建康權貨務劉起  
晦前秘書省正字劉翔之子名又之后能以  
儒科自奮其人氣負端凝識度宏遠外若柔  
巽內則剛方初為福州福清縣主簿帥臣趙  
汝愚深器重之今為務場責重事煩從察而  
辨知建康府章森亦嘗露章薦之若置之館  
李必能上裨國論文林卽監淮西總領所西  
酒庫章燮操行甚修問李甚正早魁里選高  
擢省闈其于文詞尤工牋奏不越駢四灑六  
之体而行以古雅議論之大有前輩風至于  
吏能尤復精敏無為軍典和州嘗爭一鎮稅  
揚務兩郡太守移書請託却而不視卒畢所  
應得之郡述建康嘗有大家奪細民田漕臣  
林抃委以裁決竟還細民前淮西總領張抑  
嘗以賢業薦之于 陛下登極之初此亦館

李之奇才也此二士者臣平生行天下寡見其比不敢蹈臧文仲窈位之罪恐復貽孟軻蔽矣之譏謹冒萬死以聞焉惟 陛下財擇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紹熙二年五月初七日發奏

薦奉吳師尹廖俟徐文君毛宓鮑信叔政績奏狀

臣聞人臣之報國忠莫大于薦士而捐軀為下臣嘗伏讀淳熙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陛下制詔以臣寮建請今監司見有賢才可用者熟試精察告于上臣自到任以來所部九郡官吏至衆非他部比其間人才亦必不少今以臣置司之地及臣請行之州或試以事功或採之衆論得數人焉請為 陛下補之臣伏見朝奉大夫江東轉運司主管文字吳師尹有質直之資有廉茂之行試中大法嘗

為大理評事決讞平恕人无異詞其在本司  
凡財賦之取皆能鈞校其源流而吏不能欺  
凡民訟之事皆能灼見其情實而民无不服  
至于饒信等州秋苗夏稅民間輸納徃之例  
收糜費等錢太多師尹首請蠲減又如江東  
州縣民間中死官司不受仞筋角而抑使重  
納價錢民間苦之師尹首請禁戢九郡之民  
皆以為便每以儒飾吏以經傳法允謂今日  
之秀才朝請郎通判建康府事廖侯李優行  
副胆大氣剛吏事通明民情練達臣初到任  
暫揖府事聽其贊畫細大合宜直而不表暴  
以近名通而不苛察以穷物頃寄居會稽之  
日常平使者朱熹奉 壽皇之詔以採荒延  
士夫之賢而博議首選俟而分理之措置有  
方民无流殍及通判抚州前侯常平使者皆  
以廉吏政績荐之于朝未蒙擢用允為今日

之遺材朝請卽通州廣德軍徐文君裕于才力而養以和精于吏事而濟以恕倅而貳小邦力贊其長期于集事而不侵郡叔驪以尽心而不矜以功自寄臣沈樞台去攝事數月適當旱傷之後蠲赦無餘凡拯荒之政苛奉節用之策必講至如過客之餽贐經常之燕集一切罷去官吏軍兵之廩給賴以无法民謗甚美維恐其去承議卽添差通判池州毛宗經術醇儒師授鄉黨頃備朝列嘗為大理司直繼因補外添貳池揚自到任以來庶仁之奮洽于衆口近奉憲司之檄疏決諸邑囚徒乃能盡心疚懷探索情偽一時疑獄有若無主死人吳三而濫及无辜者有若醉人傳百乙自經而誣人逼死者有若胡太被劫不獲正賊而執平人者宗至之日一問而得其情卽時釋放其它滯囚從宜決遣曾不旬時



其在獄者及追捕未至者放三百八十有六人莫不驩呼而去承議郎知太平州繁昌縣鮑信叔吏才高于一州治行冠于諸邑到任之初首減罷吏員以除民之蠹整齊簿

立民之經樽節浮費以惜民之財邑小民寡而困于稅務錐刀之訖征信叔乃為稅務抱認稅額而盡蠲之夏稅民間輸納病于收取糜費之過數信叔乃立為至薄之則例而痛減之去歲本縣少旱今春民頗艱食信叔乃以樽節用度之餘粟擇其貧不能糴者不收民錢而賑濟之繁昌累政不治一邑敗壞今茲遂為仕縣此五人者臣皆精訟而熟察之矣欲望 聖慈特賜甄擢以為一路官吏之勸異時趨事赴功必有可觀

紹熙二年九月十七日發奏

荐舉徐木袁采朱元之求揚祖政績

奏狀



臣屬者祇奉 明詔問因上饒因之得以循  
行郡邑自當塗歷宣城道新安至上饒歸途  
經鄱陽諸邑南康池揚殆遍一路九郡之境  
周諏民氓之休戚庶察守令之能否得矣令  
四人敬以聞焉伏見朝散郎知饒州樂平縣  
徐木上庠名士文孝有聲而能諳練民事秉  
心明恕治行尤異初知當陽撥煩无滯理財  
有方民不加賦而官府无羨及來樂平豈第  
之聲為一路縣宰之冠臣不識其人而聞其  
政近逼樂平其人已秩滿上印而去採之民  
言去思方深有近古循吏之風奉議郎知徽  
州婺源縣袁采三衢儒先州里稱賢劬操堅  
正領行清苦三作壯縣皆騰最聲及來婺源  
察見徽之諸邑其蔽之尤者專以糾法為理  
財之源流廣開告訐之門每與羅織之獄大  
者誣曾參以殺人次者謗蘇平之帷簿至其

小者不可殫奉米首摘其敝白之監司太守  
請痛禁止自是諸邑之民皆得安堵承事郎  
知信代州弋陽縣朱元之兩季知名歷試能  
官下如土夫子求過客餽贖經當道集並分  
捧以應樽節浮費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  
至于校曹之供諸軍之餉官吏兵人之廩罔  
不給足催科有法兩稅不愆民樂其輸不擾  
而整听訟錄囚邑民自以不冤奉議郎知建  
康府江寧縣求揭祖惠而能剖明而不苛頃  
為婺女幕寮已著能稱今為田都郭內之宰  
事之繁夥視他邑十之公庶自持人不敢干  
之以私至于剖析民訟送死留事拊摩鰥寡  
罔不得暇行且辭歸一邑之民惟恐其去顧  
惜苗者不翅百十人茲四人者臣自到部即  
聞其治行俟之兩年不變益覽觀之甚久察  
之甚詳委有績用不可掩抑如蒙 聖慈特

賜旌擢異時必有可觀后或不如所奉臣其  
坐謬奉之罰 紹熙三年三月十三日發奏

薦奉王自中曾集徐元德政績同安

撫同奏狀

臣等日以乏使孤奉 明恩畀付一路條察  
之寄其惠綏黎庶乃宣布君仁略勤戢守乃  
凡葉常事至于報天謝生之大願惟有推賢  
揚善之一節臣等凡職各以踰年旋覘列郡  
之太守治中得其尤穎而不上聞是蔽賢  
不祥之實也伏見朝奉郎知信州王自中文  
詞俊發才氣高秀初以王藺薦見 壽皇論  
天下事如指諸掌風生韻脫有過人者 壽  
皇以為奇才出典旻郡悉心畢力峙糧訓兵  
常若寇至今典上饒除苛尚寬一洗積弊如  
諸邑逋負州家錢幣為緡者三千餘萬上供  
失時郡用告匱前后太守徃徃劾一二縣令

黜諸邑胥徒以塞已責而不瞻如初也自中之既至典諸邑宰握手吐誠寬為之期而簿為之取不遺一卒不移一椽率以手書致其勤懇縣令至有感泣者自是諸邑吏民翕然感之輸租贖集遂以無乏朝散郎知南康軍曾集曾出名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李以為士君子之孝不過一箇實字再立朝列皆監六部門下事于謁不肯附麗徃一皆以為次其政一遵朱熹之旧如請於朝乞均減星子一縣預買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款為而未及盡行者南康者地褊民貧每歲流徙樂郊者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嘆宣教郎添差通判徽州徐元德浙東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直特立不阿出處名式乃負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厨傳之儀皆无故實出于創為第其最者如挈攜囊

衣則有僦僕之弊如下檐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為繕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牽而付之郡庠以為養士之費于是民皆知其蕪潔江東一路訟牒徽為尤劇民訟至諸部使者之庭皆以委之審決元德一一翻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此三人者一路守倅之選欵望 聖慈特賜旌擢以為良吏愛民之勸以收異時待用之才後或不如所牽臣等甘坐謬牽之罰 紹熙三年四月初八日發奏

薦牽眉州布衣程佺應賢良方正科  
同安撫司奏狀

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準 行在尚書禮部符速到紹熙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制可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李士侍制各牽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業緣進以聞者

右臣等伏睹眉州布衣程俊經明行修通達國體其探索王伯有仲舒師友淵源之淳其議論古今得蘇門父子治亂之字淳熙十三年間嘗游都下有所著帝王君臣論及時務利害業凡五十篇皆造於義理切於事机非腐儒文士之空言朝士爭傳為之紙貴未幾歸蜀計其年齒今亦五十許歲若遂淪恐

他日聖世有遺賢之恨今保奉程俊堪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謹錄奏聞所有本人司業乞從朝廷行下本貫眉州宣取

正本伏候

勅旨

紹熙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發奏

乞罷江南州軍鈇會子奏議

臣伏睹朝廷近降指揮措置行使鈇會子全淮上也戍官兵月給食錢除舊用行在



會子者並听依舊量度每歲支也戍官兵諸軍鈔錢以為權貨務入納分數臣照得也戍官兵每旬交遣已有立定錢銀會子分數難以更改所有淮上戍守官兵支遣錢會從已降指揮並聽仍舊其合支見錢一歲止有一千二萬餘貫淮西州軍逐年 朝廷科降應副荐司支遣錢三十七萬餘貫係鈔錢并行在鈔錢會子中并起發內鈔錢一十三萬餘貫就撥支使已是足用若將折降鈔錢會子于權貨務弄清季實別無項目可以支遣在竊詳 朝廷支降新印麥子止為兩淮鈔錢銀于行用今來一例令江南八州軍衮同流轉非唯先有折閱之患設或通用不行其間屯駐大軍田處軍民之情便見擾：比之兩淮事体尤重伏自此令一下軍民心皆惶惑蓋見錢之典會子古子母子相權之遺意也今之



錢幣其母有二江南之銅錢淮上之鉄錢母也其子有二行在會子銅錢之子也母子不相離然後錢會相為用會子之法曰會子並銅見錢行使今新會子之法曰每貫並準鉄錢七百七十足行使又曰其新交子止許兩淮及松江八郡界內公私流轉行使且會子所以流通者與錢相為兌換也今新會子每貫準鉄錢七百七十足則明然為鉄錢之會子而非銅錢之會子矣淮上用鉄錢用新會子矣則有會子斯有見錢可兌矣是母子不相離也江南禁鉄錢南行新會子不知軍民持此會子而兌于市欲兌銅錢乎則无一鉄之可兌也有會子而无錢可兌遺母之子也是交子獨行而无見錢以並行也一錢兩錢之物十錢五錢之器交易何自而行商旅何自而通乎又兩淮免發會子三年而江南无

免發之命江南官司以新會子發納左幣內  
幣左幣內幣肯受乎左幣內幣萬一不受則  
百姓之輸官物州縣亦不受矣州縣不受則  
是新會子公私无用上下不受而使鎮江建  
康兩稅入納雖入納百萬而行使不通不知  
將何用也若止于用之于軍人之支遣百姓  
之交易其肯受乎萬一有受有不受之間此  
喧爭之所從起而紛紜之所從生也臣非不  
知時暫兼提提司之職奉承 朝廷之命可  
以免目前方命之罪然万一鏤版揭榜及交  
收新會子他日正官到任將新會子與軍人  
支遣民旅交易之以倘有如前所謂喧爭紛  
紜之說則 朝廷推其所從皆臣阿諛順旨  
交收會子之罪雖斬臣以塞責于國何益哉  
淮民兩年已被揀擇鉄錢之擾怨咨之言有  
不可言今幸可寬揀錢之禁以安淮民若江

南八州復欲力行鉄錢會子是江南之民又將不勝其擾也臣欲乞 聖慈洞察經久之利害先事而改患猶可銷事至而救則无及矣緣有此利害不敢鏤板晚諭若將來降到會子亦不敢交收此事必出 聖斷力賜寢罷江南八州行使鉄錢會子指揮庶几沿江軍民得以安靖頃至奏聞者

貼黃

經傳聞乾道初間常降鉄錢會子于兩淮軍民都不行使一兩日間 朝廷盡行收上今來竊恐復蹈前轍乞下有司檢照復罷上件指揮

辭免台命劄

今月初四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楊公召赴行在者公聞 命震惧不知所載恩来自天感極至骨伏念公頃居列署

莫効萬分既與世以相遠得補外而已幸仰  
辱 壽皇之臨遣俾使江介之轉輸猶直情  
而徑行或觸事而妄發謝歸已矣潛伏終焉  
忽召節之下頌力病身而亟拜寵光所逮故  
應不俟駕而行筋力已衰况復有採薪之疾  
左趾跛曳而將廢右臂痛楚而未瘳倘黽勉  
以載奔殆顛擠之可必方命之非常刑敢逃  
瀕至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廟堂特賜敷奏  
追寢召命再陶鑄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俾窈  
祿食以安餘年不勝秉和懇迫惶惧之至伏  
候 鈞旨

再辭免劄子

某五月初四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揚公台赴行在公已具辭免七月十一  
日准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許辭免者 君命至重何敢再違品秩  
既卑豈應辭避伏念 小才疎用世景迫凋年  
入朝者三首見九歲隨牒且入奔走四方祿  
食徒優補報何有晚抱危疾乞歸故山逢  
聖主之勃興發德音而收召煖如春日竟枯  
木之欣榮隱若新雷啓寒蟲之久蟄感恩至  
骨流涕交頤而某老益不支病且垂死且不  
願再瞻於觀闕止恐先父隕于道塗不能力  
疾以造朝已瀝忱辭而祈免夫何下土之賤  
莫動惟天之聰曠煩敢必於再三俞允終期  
于萬一輒再具劄子投誠廟堂款乞力為敷  
奏迨復召命政事外祠庶叨空餐以卒晚歲  
某不勝哀懇惶懼之至

辭免除煥章閣侍制恩命劄子

某今月初四日某尚書省劄子以某再辭召  
命乞在外宮觀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

楊萬里係太上皇帝官僚未經擢用特除  
煥章閣待制依所乞差提奉江州太平興國  
宮任使居往者萬里聞命震懼不知所裁感  
涕交零跼踖以避伏念萬里少也願仕而志  
蚤衰賜第紹興之年將闕時於四紀就列淳  
熙之日俾奉帙于重明仰慙三聖之恩莫效  
萬分之報晚嬰沈痼力請退休逢尺地之重  
開願走趨之一節政坐有采薪之疾敢辭不  
俟駕之行令出再違罪應九死何意上聖  
畀矜下臣謂其太安儲隸之餘念茲正元朝  
士之舊超出次對罔任真同招虞人以旌已  
寬不至之戮持從臣之蠹更冒非常之榮近  
比絕无躡等是惧謹具劄子申尚書省欲望  
廟堂特賜褻奏追寢新除待制恩命止差在  
外宮觀差遣一次某不勝惶惧懇迫之至

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聞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臣犬馬之齒在官簿今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臣合于今年三月陳乞致仕蓋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 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祿已及半年恩重命薄福過災生入夏感濕臟腑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祿辭榮庶可緩死湏至哀告 君父敢乞 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仍裁減恩數特與降職名一守本官致仕榮寵未減災疾大輕萬一餘生未填溝壑皆 君父更生之恩危困發中哀涕交下不勝祈天望 聖惶惧懇迫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公劄

某惶恐輒有迫切之懇在法命官七十致仕又在禮經大夫七十而致仕某犬馬之齒在



官簿今年六十有六而實年七十其合於今年正月陳乞致仕蓋緣去年十二月初四日方拜 聖恩次對外祠之命未敢遽有陳請今叨食厚祿已及半年 恩重命薄福過灾生入夏感濕臟腑之疾大作服藥不痊惟有納祿辭榮庶可緩死須至哀告大丞相欲望鈞慈保全餘生特賜敷奏許其引年仍降職名一守守本官職任其不勝懇迫祈望之至再陳乞引年致仕奏狀

臣昨緣官年雖六十有六而實年已及七十稽之禮經皆應得謝遂于慶元二年六月十一日具狀奏聞陳乞致仕至當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 聖旨深厚未弃惟蓋願臣疎遠何以得此祇拜 盛命感極涕零踟躕久之不敢繼請今則臣年已七十有一久病之後血氣愈衰耳目无復聰明

手足全然緩弱飲食減損牽動艱難疾苦无  
聊伏枕待尽不避斧鉞再瀆 冕旒欲望  
聖慈曲垂 天听聞臣廢疾之久察臣哀懇  
之真俾無違於禮經庶勿犯於拜典特降  
眷旨許臣守本官致仕或消灾沴少緩死亡  
仰冀始終保全之恩不勝迫切控告之悃臣  
冒犯 天威下情無任惶惧激切屏營俟命  
之至謹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致仕

奏狀

臣昨於慶元二年六月内具狀陳乞引年致  
仕奉 聖旨不允至三年七月内再申前請  
俟命兩年今月初四日伏準省劄以臣陳乞  
引年致仕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典  
臣轉一官除寶文閣待制致仕者臣聞命驩  
喜省躬震驚伏以先漢李宣以曹秩而賞良

吏本朝 列聖以進取而勸有功而臣猥以  
顛蒙加之老耄病晚會逢于 聖主首蒙被于  
鴻恩拔自庶僚之卑誕竇法從之峻七十致  
仕蓋遵禮典之大閑再三叩開始辱命音之  
丕降荷 天地曲成之施全桑榆暮景之歸  
然非良吏而曹秩一陞允為既渥之數非有  
功而進取四等更出非常之恩倘冒昧以居  
焉恐隕越于下矣頓回成渙以保周年所有  
轉一官仍除寶文閣待制恩命臣不敢祇受  
止乞守本官取致仕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除寶謹閣直學士奏狀

臣於七月二十五日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  
二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楊萬里歷事四  
朝年高德茂除寶謨閣直學士者臣聞命震  
懼措躬顛危臣一星卧病七秋謝事荷 上  
仁之懷舊至三乃從加異數以勤歸不一而

足方涵天澤  
齒屏雲林未省何功  
誤蒙進律  
雖歷事四朝之久  
然初无半髮之勞  
沈繇  
黻  
黻良厭餘生之苦  
老諄憤憤敢承德茂之褒  
驟聞尺一詔之頒  
誕寶十八人之列  
願寸心而有愧  
證公議以何深  
茲非政刑之勸懲止  
係賞罰之當否  
恐此奉之踰甚為公朝而借  
之敢以周年仰  
溥 聖治所有除寶謨閣直  
李士恩命臣未敢祇受  
欲望 聖慈追寢成  
命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於九月二十一日伏準省劄九月二十日  
奉 聖旨揚萬里召赴行在者臣聞命自天  
省躬惟谷伏念臣耄絕八十災亦頻年伏自  
去秋偶嬰淋疾當年居則似乎无事過作則  
痛不可堪慘毒甚于割烹呻吟達于隣曲敢  
期 聖主之念舊時招徼臣而趣行禮有大

徑不俟駕使應駿奔而出宿死于道路而益榮碩犬馬塵蔽豈惡无盖惟之賜然草木摧折恐上惻乾坤之仁一瞬敢欺萬死無赦願回上天之哀眷曲全小物之餘生頃至具奏以聞欵望 聖慈矜恤追寢召命令臣仍舊官敢致仕不勝懇迫惶惧之至伏候 勅 旨

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臣昨具奏狀辭免收召乞

聖慈追獲息命

於十一月二十日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詔書不允者臣切惟一節以趨已違无諾之召再命而偃滂蒙有詔之温心魏闕以先馳駕柴車而復止伏念臣半生偃蹇薄暮時升自逢賓日之初寵盼芝臉首預客星之列誕賓栢階未瞻尺五天之清光亟進十八人之逆道歲才更籥 帝復賜环拖紳答揚奏牘祈免

非有白雪之廟住曲承 紫渙之趣行光武  
側席于函人芬馨千載 顏闔致詞于使者沈  
痛一身情與顏違涕隨言出頌至再具奏  
伏以聞欽望 聖慈察臣疾病之實赦臣稽  
違之辜特賜追寢召命以保餘生不勝震懼  
懇祈之至伏候 勅旨

辭免除寶謨閣李士奏狀

臣聞惟立國紀綱之大柄在馭臣賞罰之至  
不至齊君之所以誅息威兩隆今古一貫而  
臣退惟老諄仰辱招延屬以有采薪之憂遂  
違不俟駕之禮釋辜以幸進律何名豈其小  
人儒之微被以真李士之寵有虞人之罪而  
幸免天下將以為失刑无干奚之功而示褒  
天下將以為僭賞致 公朝功全之奈皆微  
臣瑕玷之由煩言必興萬死无赦敢恭懇迫

上首 聖聰祈免諛息以迓大譴頌至具奏  
以聞伏候 勅旨

此齋集卷第七十